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敬題



彙纂功過格第六卷

與人格 總論

聖賢論學成已必兼及人此與人之所以次修身也交接一條固修身之所係在弟子時即不敢忽以其人已相對故列諸與人要其專主及人則不外於救濟勸化二者惟能於交接盡其誠自能於救濟勸化宏其用仁者之德物我無間斯格其盡之矣○嘗讀了凡先生格言深服其善有眞假之說昔有數人謁中峰和尚問報應何以時有不驗中峰謂人自善惡認得未眞何關天之報應有爽因令衆試舉善惡之狀一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一謂貪取是惡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衆因請問中峰告之曰惟務益人是善惟知利已是惡惟務益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

惟知利已則敬人禮人皆惡也即如布施一節固曰善矣然但思邀福非有實心或偶爲輒已則雖不爲惡終未許爲善也是之謂善有眞假世人不察每曰彼善人也而不獲報彼人也亦曰我未嘗爲惡也而不獲報試令平心內返果能爲人之念多於爲已也乎以是思之而所謂善者從可辨矣魯國有贖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自今已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因知聖人一舉動間未有不存心於爲人者今人少讓一錢即矜曰我善矣淺施一惠又矜曰我善矣意中惟自矜夫我而已獨不轉而念曰玆偶有是讓而向日所爲得無徵有不讓者乎玆偶有是

施而其人已後得無猶有可憂也乎。抑又轉而念曰
我樂讓。而天下之人。未能盡爲讓。可奈何。我施惠。而
天下之人。未能遍我惠。可奈何。能如是以存心。則無
往而非善矣。不如是以存心。則無往而可許爲善也。
格中分條甚晰。而總括
其要。何莫非斯意乎。

交接 與人之一〇諸凡讓便宜甘喫虧處。除事親
外。待伯叔兄弟。皆准記功。諸凡過條。卽尊長
待卑幼。亦同論 總論 凡與人晤對周旋。往來授受。
及同學共事。皆謂交接。驗無我之學者。莫切於此。
大約內必有其情。外必有其文。情不可以淡漠。尤
不可以偏私。文不可以簡略。尤不可以虛僞。務忠
恕而公平。抑溫恭而樂易。彼此無失。而上下咸宜。
其斯爲交接之盡善也。〇荀子曰。感應篇於大

小過惡之中連下二十九个人字十三个他字總見世人惡業日多只是人我之見過明把自已看得親切他人看得疎遠所以種種惡業日相纏擾不得休歇世人須蚤打破這个關頭自然向善之心不覺親切○曹集之刻志學問常戒學者絕人我則天理自著鵝湖大師曰學道之人要在究徹心源唯於起滅人我處定盤星上須見箇斟酌若是稍有毫釐偏見益已損人則不得其正矣其不正始於毫芒及至日往月來積不可量皆在此毫釐定盤星上發現出去學道者不可不知○蔡虛齋先生曰程子云人能將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欲爲成人者斯其實地乎○武林何公士明論待人接物之規曰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

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為卑幼者修飾畏懼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禁始伸稍薄則為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疎包容退讓罔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

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

以為後人應世之藥石

一功 甯人負我無我負人一念一功

徵事 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

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避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公戚戚然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向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罪至此。悵然若有所失。功過格斯條。如公之存心者。乃足當之。○周萊峰先生。元旦肩輿出市中。無賴少年。乘醉指先生曰。夫夫名爲善者。吾試衆辱之。廼呼其名。明日。先生使人召之來。其家叵測。先生。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爲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遺之。其人從此斷酒終身。因呂文懿言。故附誌其事於此

◎甘一喫虧。【增註】寧人負我。就念言。甘一吃虧就事言。【徵事】林退齋臨終。子孫請訓。公曰。汝等只要學吃虧。李臨川聞而歎曰。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許多事。○吳康齋曰。君子。常受虧於人。方做得。高景逸每字加

圖以爲至言○舒狀元芬在翰林日其家數寄書訴
鄰人占墻址公題於書尾曰紙紙家書只說墻讓渠
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墻不見王遂
緘封却寄鄰人聞之感服盛德自毀其墻不肯甘吃
虧者須常觀此等事爲砭針

附錄 寧波郡庠生王錄
臨貢其次爲李循模兩生俱曾以丁艱補復者李素
乏行而多術設謀奪佔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
偏干鄉貴夤緣得入首相嚴嵩之門久而親暱遂求
順天府學司訓嵩諭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掣
選時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
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
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群講於吏部前語聞文
選大駭亟易之李得廣西一缺怏怏去未幾身及一
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

訓導云顏光衷曰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他吏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爲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詒伊戚樸寔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予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

◎遇事己意如是必更察人之意

發明　呂叔簡曰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寡過我可寡怨俞次修曰人可寡過四字妙極夫作事而不使人心服則必有怨恚之言甚而欲梗吾事者多矣惟體悉人情則和同協一共相濟事於己既得而人亦泯其過卽此便是己物兼成的道理陸象山先生云舍人情世事有何學問可做此語可深思

◎人意與己異可從卽從

增註　二條似乎聯貫其寔兩層察者其始從者其繼然此條從人大抵在細微節目

如巳欲止。而人欲行。巳欲糜。而人欲飯。不妨於通融者。苟熟於世法。便可能之。若後條之虛衷服善。當從克巳學問來。則又深一層矣。

◎一小事抑巳便人。

故事　魏文靖公驥嘗失百金。知爲小吏所竊。心憐其貧。且將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其前程。妻子亦將失所。遂不究。○孝豐吳珏。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勸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况其所取。損我能幾何耶。○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自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王偁嘗得楊氏別業。有祖壠在。欲徙之。公嘆曰。彼以全產售人。而不

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聽其徒闕其垣，使四時祭掃焉。以上諸事，皆足爲抑已便人者勸。

◎見人一德一能，便生愛慕心。

【發明】呂東萊曰：凡人有一行之善，即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張南軒曰：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我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我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附錄】唐蕭穎士，四歲能文，觀書一覽即成誦，性嚴酷。有一僕名杜亮者，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遇惡人，即思遠之。

【增註】謂其人殘忍成習，無可用其勸

化者。卽屬親戚。亦不得不思遠之矣。【附錄】劉惔爲丹陽令。政治淸肅。門無雜賓。嘗與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餽饌甚豐。辭之。仲祖曰。聊以充虛。何必苦辭。惔曰。小人最不可與作緣。噫。近來門下小人。竭力諂事貴人。貴人喜之不勝。每每受其籠絡。以至有玷聲名。盍三復斯言歟。○薛文淸曰。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己。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乃危道也。

◎受人一忠益勸諫。感佩不忘。一念一功。

【徵事】新昌李光洵少豪於鄉。縣令曹祥杖之。卒爲善士。曹蓋太倉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安。光洵曰。微翁。吾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談竟日乃去。且厚贈之。不因子曰。曹祥爲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爲怨。且以爲德。不

忘。又不諱而懨懨致謝。◎聞同時碩德名儒切切然

其賢於人也。不亦遠乎。

厪仰止意。不憚遠道從遊者。爲百功。徵事陳了翁爲

禮部貢院點撿官。與知制誥范湻夫同舍。

湻夫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程伯湻能之。了翁問

伯湻爲誰。湻夫默然。久之曰。君於天下。猶然不知有

程伯湻耶。謝曰。生長東南。寔未識也。因以寡陋自媿。

自是每得明道先生文。必冠帶讀之。○馬伸。字時中。

弱冠登第。崇甯中。禁元祐學術。姦黨爲諸路學使。專

糾其事。程門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伸自吏部求官西

京法曹。銳然往依焉。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求受學。

先生以非其時。恐爲累。辭之。伸執贄十往。愈益恭。且

曰。使伸得聞道。即死何憾。況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

來。先生聞而嘆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

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

◎盡心謀人一小事。

附錄

莆田有表兄弟二人同學。甚厚。甲貌醜而富。乙貌美而貧。甲求繼室於富家。必欲觀婿始允。甲懇乙代往。富家許之。將婚。又欲親迎。復懇乙往。方至。天忽大雨。而隔嶺難行。乃止婿宿。乙謙讓至再。又不敢明言取辱。而富家恐失吉期。即欲成禮。乙固辭不聽。及寢。不敢解衣。坐達旦。次日雨益甚。乙坐處不安。至廢飲食。晚仍留宿。復不敢近。女父母方怪異之。第三日迎至甲家。甲怒奔告於縣。縣令雷應龍鞫之。乙泣訴眞情。雷公察知其實。乃謂甲曰。汝妻旣同彼宿。義不可歸汝。汝不患無妻。又謂乙曰。子爲人不欺。天以是女畀汝。聘金吾代償也。乃以三十金與甲。而令乙爲夫婦。言之委曲狥甲。意必受惠於甲者不淺。故情誼

不能辭。以聖賢之道斷之。是謂坤道勝而乾道少者。大有遜於剛健正直之自持。然就其忠誠切至。則誠可云盡心。諜人事者矣。其生平之篤厚。概可想見。天作之合。豈偶然哉。

◎人有事時能從旁一言提醒。發明 勞曾三曰。凡人當局昏迷。不能了了。惟賴旁觀有識見者。一爲指點。使之善全無害。眞是莫大陰功。無窮福澤。彼坐觀成敗。已非仁人君子用心。若更從中播弄。多生事端。令人一敗而不可收拾。吾不知天地鬼神。作何痛恨也。

◎人有不如我意存寬恕心。發明 徐養齋曰。人非我。安能盡如我意。凡吾一言一行。亦有不自當於意者。乃復以是渙責。過望於人惑矣。是以君子貴恕也。○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

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又言忠恕二字。吾一生用不盡。何敢須臾離也。【附錄】吳康齋曰。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

◎**愛人以德不屈强人**【做事】謝一默館於馮御史之宅。御史與督學王公善。有謀入庠者。丐一默請於御史。先以五十金爲一默壽。一默曰。主人不鄙夷我。而以其子師。我當以道義相成。奈何以非義者。汚累之耶。堅辭不從。

◎**遇安樂處待人既定而已乃從之**【發明】每於同儔共集之時。冷眼察人。即飲食坐臥。鮮不有心檢擇。爭先占取。惟知利己。曷肯顧人。犬之爭骨。蠅之逐羶。人且不免。若此條者。其事甚細。其德甚難。非無我

之君子。詎易能乎。〔附錄〕慈谿二友相善。同往吳江覓館。甲得之城內。修儀議九兩。乙得之城外。修儀議六兩。甲喜謂乙曰。吾兩人明歲。皆無內顧憂矣。乙言兄止尊嫂在家。九金資用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尚未足耳。甲俛思良久曰。然。遂力以城內館讓乙。而已就鄉村小館。乙深感謝不安。甲到館後。偶拾一殘書得外科秘方幾箇。錄而誌之。至冬解館還家。適途中有方布政從閩赴山東任。背忽患瘡。痛甚。倉皇覓醫難得。甲以方獻之。立愈。布政大喜。酬以百金。甲竊嘆曰。我讓已之館。人將以為甘吃虧矣。豈知就人之館反得此大便宜乎。

◎與人同飲食不敢擇不敢過。〔附錄〕楊忠愍公遺訓。謂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

寢則勿占床席。常讓人。勿使人讓我。常容人。勿使人容我。逐句曲盡恕道。所謂終身可行者也。◎受人一刻薄語。能答不答。發明 陳幾亭曰。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者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則內自反而更之。我無所以招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寖消。◎受人一飲食知感◎借人物或寄託於己者。倍加護惜。徵事 程母侯夫人嘗教家人曰。見他人善。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人物。當如己物。必愛護之。二大儒之終身志仁。大公無我。固已胚胎於母教也。◎不沉滯一人書信。◎不秘一所獨得者。樂與人告無隱◎見卑

賤於我者無輕忽心。

徵事　富文忠公爲人溫良寬厚自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接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客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

○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李泌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見年老者。及有德者肅然起敬。

徵事　漢文帝時有王生者隱居不仕張釋之與之善嘗召公卿

王生立庭中襪解顧謂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退或曰奈何庭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無益於廷尉聊辱結襪欲以重之爾夫王生特一匹夫耳廷尉之貴重何如不難當衆而自屈惟其尊敬之心篤於中也嗟乎以此等事求諸今人其孰有能焉者乎○元周司見老者敬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忽定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二十人以有周不同在其人素能敬老不可溺今爾舟得免豈有其人耶同舟者皆爲凛然各通姓名至周司咸曰是矣司字少旁直則不同也敬老之報如此至尊敬有德其好善何如獲報又不待言矣

附錄 徐伯同曰漢地理志謂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

如也。余少時見先輩接見少年。矜莊自重。語言動止不苟。少者亦端愼守禮。如對尊上。二十年來。長老務狎暱相款曲。不然則少者目睸心誹。其少者倨惰嬉媟畧無復嚴憚恭肅之意。此大見風俗之改移。◎

見殘疾者及喪服者惻然悲憫。◎見人憂愁愀然不樂因婉爲勸慰。◎不異視孱弱愚騃之人謙和一體。

發明 薛文清曰。處鄉人皆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附錄 前輩嘗稱江都蔣翁之盛德。每出必携錢百文。路贈乞丐。色甚恭。即背後未嘗以乞丐呼之。呼曰貧民。其誠恪類如此。子善應丙子試。其硃卷忽從衆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調鼎異而拔之。斯以見感召之特奇哉。◎遇窮

苦者益祥之念輒生。【增註】事量力，當另記功也。

如有以惠及之，量◎尊貴後待向時閭里相接之人，不失禮貌。【徵事】莊簡公悅與莊懿公鑾，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偕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松郡櫛工之稱也。兩公與爲老鄰，肅章服拜之。櫛老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修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見尊貴人，接洽有禮，無容悅諂媚之情。【發明】夫子曰，與人忠，才媚悅便是不忠，既失其立誠於己之道，卽喪其推誠於人之心。惟體仁之君子，必不然也。【附錄】或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見種田人。即軫念其艱苦。【發明】農之艱苦不可不知。且不可不常存諸念。若見其人。固當尊而重之。蓋我之所賴以生。與天下之所恃以治者。惟此農人而已。身不爲農。而又無以惠農。徒深憫念之情。豈遂足以矜功。而功過格特許之者。正重期人之不忘農也。自古聖君賢相。博學鉅儒。恒諄諄以農爲念。格言名論。屢見史冊。附誌數則於此。

○眞西山曰。周家以農事開國。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或幾乎息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以七月之詩考之。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當是時。崇奬勸厲。故勤敏和悅之氣。浹於上下。不見有勞苦愁嘆之狀。後世之農則異乎此。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

之田數米而炊并自而食乃其常也曉霜未釋忍饑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溫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揚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歡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稱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蚕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此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歐陽永叔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自井

田壞而并兼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當其乏之時常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飲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畝而出賦稅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李覯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糶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糴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

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方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積多賤糶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實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士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司馬溫公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露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農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績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農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

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麗、則不願復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

三功 容人一過。【增註】謂待己者、能容忍之、絕不介意。此其度量寬宏。未始不可學而致也。【徵事】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楊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窗、誤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褻、公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況其夫何。辜。此容無心之過也。○王文正公旦在中書、寇萊公居密院、中書有事關密院、違詔格、寇公持以聞上、上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譴罰、不踰年、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使。送與密

院寇公大慚。中書又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譴。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譴。文正問吏人曰。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譴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云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此容有心之過也。愚意容有心者。記功宜更加倍焉。○嘉定孫師虞中丞火東公之祖也。好積陰德。嘗發願一十二時。時行方便。一日偕同伴往松江買米。晚泊各登岸散步。翁同一人先回。聞舟中有私開篋鎖聲。見翁至。面發赤。翁啓篋。則貲失矣。寂不發一語。明晨別同伴歸。問何以故。曰我竟忘持本銀。其與翁同聞開鎖聲者。獨疑之。翁曰。信也。猶憶置家中一處。臨行實未帶得。灑然遄歸。及家。但言失銀。終不洩其人。如此能容。真難絕矣。

○受一恩必報。【增註】若心懷感激。報重於施者。於所報當恩外。論事之大小。另照例

記功、若壞公道而報私恩者非。**徵事**郭仲翔爲姚州判官時、哀里人吳保安窮困力薦於都督李蒙表爲掌書記、後仲翔與蠻戰被執、蠻求千金乃肯贖、保安營贖仲翔、苦無貲、於是盡力居貨、數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異其事、引與語曰、予棄官棄家、急朋友之難至是乎、乃以官貨助滿千縑、保安卽委蠻贖仲翔以歸、後仲翔爲代州戶曹、母喪服除、歎曰、吾賴吳公得生、今親歿、可行其志矣、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焉、後爲涼州長史、迎保安子、爲之婚娶、而讓以官。

◎**平一小怨**　**徵事**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帥、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跪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下堂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

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爲節度副使。

◎廿一獨勞〔徵事〕章莊敏公家常設宴。有僕曰陳義者。公微察客罷後。其整潔几席室宇。獨義任之。未嘗分諉。口無憾詞。公心竊異焉。一日宅前演戲。羣僕皆竊觀。義獨點茶室中。往來供給無歇。次日公命一僮代之。謝曰。若輩皆少年。盛觀不可虛。義性不耐鬧。逸往來。不爲厭。不欲令其代也。浹旬無倦色。公以是特優待之。後竟表於朝授以九品秩。

◎讓已一功歸人任人一過歸已。〔徵事〕劉千戶蒼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得罪。公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自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友。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子麟官尚書。〇曹武惠彬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劉降卒。公力諫不聽

及歸太宗怒必欲勘鞫公乃自誣服坐斌得免○周益公必大監臨安和劑局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公問吏曰假若火起自官當得何罪吏曰削籍爲民公曰吾何惜一官贖吏死遂自引罪罷職歸謁婦翁方大雪翁命奴掃雪於庭因責失官不爲禮忽憶前夕夢中掃雪迎丞相豈將來有所就乎乃留款公歸閉戶讀書中博學宏辭官至宰相○夏忠靖原吉爲大司農吏汚精微文書驚懼得罪公曰汝勿憂明日公入朝請罪曰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上曰易之吏得無罪○王續爲沂州錄事參軍時曾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懇王預貸俸錢曾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曾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謂曾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曾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

罪何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上。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宗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宗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爲善之報也。

此條大約拈平常細小事。如已上諸公。即加數倍。猶未足盡其功也。

五功 見人焚溺不能匡拯。痛傷於心。至終日不安。

徵事 盛吉

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定囚罪夫婦相對垂泣妻語夫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有萬不得已者舉筆時淚涔涔下歐陽觀爲推官嘗秉燭治爰書屢廢而歎夫人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故愴然耳羅近溪當秋決時集諸囚問曰汝怨天乎曰否又問汝尤人乎曰否汝自尤乎衆皆泣不能答公曰父母生之天地覆載之朝廷訓誡之誰驅汝爲盜殺人此汝自作自受若怨天窮汝怨捕兵捉汝怨問官訊汝此去怨氣不消歷盡地獄必墮入蛇蝎豺狼惡道空丟一死業障未盡汝若十分醒悟懺悔前非歡喜順受自誓永不爲惡則一刀既過百業全捐此去必爲善男信女矣公勸諭時淚含於睫諸囚皆痛哭感悟臨祈之際公灑淚大呼曰急急明白醒了去莫錯了路市人觀者莫不墮淚夫人而

至於犯死罪罔不以爲不足惜矣而諸公愷悌存心宛若有切身之痛矧有無辜而橫遭殃禍者不見則已慘況當前矜憫之心容自已乎

◎忍受一橫逆

徵事 臨江胡秘較與客圍棋忽有村民惡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無怒即取簿勾之又與斗米遣歸明日聞其人死矣蓋以計服毒而來無隙可乘而去也若當時少不能忍其能免禍乎前輩云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曰忍過事堪喜 ○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宜其抗負不肯挫屈者矣然當其爲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肆爲驕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茵非畏陽由也特以小人不足較耳夫惟能遜避橫逆然後能完養氣節若徒屑屑與非類抗即非善自全者

矣。異日河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并就戮。○蔣恭靖公爲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閘。有一野僧狀甚潑。大肆罵詈。舟人膚愬以告。公如不聞。少頃。復罵詈如故。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蓋此僧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加吾輩。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公固以量勝。然其言誠有識矣。○唐荊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凡三四年如一日。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藕塘。遇豪僕舟。舟牽罣其尾蓬。僕怒甚。以甎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不省痛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者。非我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夫其不答豪僕

之肆侮而轉自咎其非分何等胸襟何等學問他人於此便生出許多葛藤豈非世本無事人自擾之○宋南野璞爲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毁公勑家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巳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隳之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有風裁者偏能爲此柔屈豈非養到○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我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不與人校何嘗不自學來○袁氏世範曰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問或一再尚可與辨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寛其

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噫。忍受而到此境詣。眞難哉。然受用處。正在此。【附錄】王文正公旦。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碎之。家人惶懼。公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但攝衣步入。恬處如常。其後弟忽感悟。袁氏所云寬其懷抱。如王公眞可法也。

◎為人解釋一怨恨。

若彼此深讐積隙。能陰為曲折勸解。兩下釋然者。加三倍。

◎為人和解一訟。

取酬謝者不准功。【廣義】凡處事接物。大忌橫執已見。須公平。其心。則可以通達事理。和柔其氣。則可以調合人情。昔山陰張岱歷為王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無不傾心歡協。或謂岱曰。主上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至此。岱曰我惟處心端平。待物以禮。則情不相失。而事舉矣。夫欲事之舉。難於情不相失。如張公二

語。亦何適而不宜乎。

◎為人處一事公直

廣義 處事之難。惟在公直。公之一字。非真學問人不能有此。愚更思其難之難者。則尤在嫌疑儉价之處。或素與我親厚。或素與我讐仇。幸而不與聞其事則已。而或勢之所值。却又輪當我處置之。此際詎不大費躊躇。若無一箇道理把捉。渾如羝羊觸藩。進退疑慮。既懼有狥私偏向之譏。又恐有賣譽廻曲之失。此等全憑窮理。如蘇章之待故人。人將謂其公直矣。乃先賢大非之。謂此是以故人為貨。是所謂賣譽也。又如呂晦叔曾與賈昌朝有怨。後呂為相。適值朝廷治賈事。賈之罪重。呂乃乞寬之。恐渠以為臣與有私怨。先賢又非之。以為昧於大義。是蓋不免於廻曲也。然則果將奈何。先賢謂當權其輕重。只看此心亦或周旋而無害於公道。又或秉公而仍無憾於

私情此其間固有權衡酌當之道矣。狥私誠有不可。顧名懼議。至於廻曲。總一。私焉而已。庸得謂之公直乎。因憶楊文敏楊文貞同居相府時。有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固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太后韙之。振自是招攬內閣之過。而裁決多歸於振。夫以二楊之老成。豈必眞有私意。然窮理集義之功未至。不無廻曲生心而予人以口實矣。斯以見公直之難言哉。

十功　成人一美事。

徵事　揚州高尚書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投出一枝。翁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illegible]。次日訪之主人。即其女也。問何不字人。曰擇壻難耳。翁留意訪得

一壻白主人曰。吾見某郎甚佳。爲令愛作伐。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甚貧。翁曰。不妨。我當借與之。是日卽爲說合。贈數十金。翁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卽尚書公銓也。○東坡守錢塘。視事之初。押到冐名匿稅人。乃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罨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問罨中何物。味道曰。今秋忝冐鄉薦。鄉人集錢百千爲贐。因就置建陽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矣。竊謂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奬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鎭此邦。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并又手書一紙付子由。謂吳曰。君此去。乃可安心矣。明年味道及第來謝。此亦見成全人處。廣義成人之美。

其端難以悉舉。抑更有其大者。一番至誠待人。有意以扶挈之。使之大有成就。如范文正之於孫明復。杜祁公之於蘇子容。此等玉成人。每使後之覽者徬徨太息。其爲功甚不細也。范公事錄於下條。請誌杜公事於此。以爲成人美者最。○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予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蘇公出入中外。薦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祁承㸁曰。於此。不特見祁公能識鑒天下士。亦見其能鑪錘天下士。不但見其遠度。亦可覘其深心。

◎擀人一過。

徵事 楊鐵崖先

生素長厚有一貴游子破產流蕩常往公所忽竊一名畫去左右欲追之公急止之曰我哀其困故與之非盜也○彭季長出金釧數隻示客或袖匿其一公不言衆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其委曲揜人過如此○羅雙泉會試寓京邸其罽褐同舍生物色得之紿公訪其人比入坐故探其囊曰此非君物耶公愕然曰君誤矣物偶相類耳出語生曰吾失褐無甚損彼得惡聲尚能爲人耶

◎白一人誣迹不必其知

徵事 劉誠意公凡遇廷臣有過失得遣者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趙康靖公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生平誥勑而文忠不

知。也。◎獎借一人得以餬口。增注即薦人也。須量其人果可承任。乃薦之。不則恐犯薦人不愼之過。附錄范文正在淮揚。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子非乞客。吾補子爲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遊者也。文正乃嘆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汩沒。況其下乎。

◎與人共事不負氣自矜虛衷服善。徵事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診一人曰。子三年疽發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程子嘗與韓公維范公祖禹泛舟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旣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發明 胡五峰曰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明道先生曰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韓魏公曰人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爲賢人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行事大爲難事常令着意于此勿以爲易也

◎已有可稱美者事過若忘不欲

矜高以愧人。 徵事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于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公遲疑。錄參罵曰。汝得富民錢。欲出之乎。公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其熟察。一日屏人告知州曰。某之遲留富民獄者。慮其冤耳。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密送州所。知州覆審。遂釋富民。富民感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民詣謁。閉門不納。富民拜哭于門外。歸而大布施。以爲公祈福。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十人。欲奏其功。公辭曰。某初心止欲雪冤。非圖名高。萬一敷奏。在某固好。如錄參何。知州歎服。錄參知之。叩頭愧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錄參益感服。顏壯其曰。此一事有三善焉。讞獄平冤。一也。不自以爲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圖奏最。爲

錄參地。三也。以爲下則仁。以爲上則恭。以爲同僚則
恕。世之小善小德。惟恐人不聞知者。視此甯不愧死。
○晏文獻公初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
飲。當時士大夫各爲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
帳爲遊息之地。公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
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
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燕賞。惟殊杜門與兄弟
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
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游者。直
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
實。○神宗時丁原爲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輳。事
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
曾以下皆有之。而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
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與晏公事相

同。

◎推誠體貼人情貽之以安委曲盡道　一小事爲十功大者倍論

【發明】格言曰、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徵事】曹武惠知徐州、有吏犯罪、具案踰年杖之、人莫知其故、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詈之矣、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廢、◎許棠久困名場、謁馬戴、戴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棠一旦得家書、感而至泣、蓋戴知其家貧、潛遣人恤其家、不聞于棠也

【附錄】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兩張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于家人曰、一豚蹄菓酒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更辦矣、南張尚書介絕交際、盍先以徃、遂往謝莊簡

公。公辭曰。吾苐謂吾里不當有貧而縣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公曰。爲邑賦縣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餽我既辦矣。夫貧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倘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鄙人也

◎**受人一不堪絕無怨怒益加自責自修。**

徵事 狄武襄公爲眞定帥。一日宴孫沔。有劉易者亦與坐。易故負氣自高之士。酒後見優人以儒爲戲。勃然曰。黥卒敢如此。至詬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沔徵覘武襄。了無異色。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而武襄已踵門謝矣。

增註 上文既云忍受一横逆。而復有此條。蓋横逆能忍。人情間或有之。若此條。郎感應篇所謂受辱不怨也。其功則尤難矣。狄武襄事。仍不異于横逆。以愚思之。辱之難忍。莫甚于當

衆指斥過失。一時不答。中心未有不含怨者。夫誰能恬淡處之。謙沖受之。昔人每舉呂文穆公、富文忠公、二事爲法。夫如二公。又有不難者。文穆居高位。負顯名。郭士一言。何足爲重輕。富公受人之罵。此橫逆也。置若罔聞。不必富公之德量。可勉而能。若吾輩僅負微長薄善。方自託雅流。惟望人褒奬贊揚。以鼓舞其志。而忽有一人當衆斥辱之。且所斥又確中其失。當其時也。必赧顏無地。莫可施設。不覺苛責人之念起矣。怨憤人之念起矣。妒嫉人、報答人之念起矣。且摘人陰私、造謗妄汙人之念亦起矣。旣則喜聞其過矣。見其憂驚漠不爲念矣。彼失利名。心生歡喜矣。由是沒其長。揜其善。播其惡矣。且嘲笑之。詆毀之。無所不至矣。偶因一時之辱。結成終身之怨。雖自已屢犯過惡。不能禁制。人情大抵然也。故知此條。不特功過格

者必不能。初持功過格者猶未能也。必久持功過格。始可以到其境詣。然而究無難也。志不在乎虛名。惟內修夫實德。則將淡喜人之督責。豈沾沾介意乎。○愚之初註如是。旣而細讀白文。又知受不堪與感應篇之受辱。仍微有分。葢不堪可兼橫逆與斥辱二者。上條所謂忍受一橫逆。只言無知小人之橫逆忍耐一時。此易學者。更有奸險小人之橫逆嫉善如仇。無道迭加。至有貽人以甚不堪者。所以處之。則非僅云忍字而已也。必如此條白文之所謂自責自修。乃見學問精淡。或問程子。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凌困辱之患。則如之何。程子曰。于是而能返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一條中。實包此意。初註但舉受辱。正未足以盡之也。功過格之不可不細讀如是。

三十功　見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隨在皆然。一月無間。

發明　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常以平心爲難。中丞彭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曰。吾不爲他學。自幼即學平心。○何龍圖曰。虛願無當。須求其實。如還遺金。拒奔女。救性命。濟孤貧。救患難。賑饑饉。乃爲積善之實際乎。又其大。則法制焉。造萬民之命。謀猷焉。禔百世之福。斡濟焉。解億兆之危。乃爲達善之實際乎。第凡此殊不易辦。且不易遭。或限于勢。詘于力。殫于能。葢萬鮮一就矣。茲有捷取法。在不假勢力。不借才能。而所就有加於達之之實際者。人亦肯一轉念而旋收其美乎。此元修也。妙詣也。亦曰見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而已。

◎受一謗不辨。

發明　袁了凡曰。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

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王陽明曰。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徵事　呂許公性沉靜寡言。有器量。初爲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乃蒙正未第時。與索於紳。不能如意。以致其罪耳。太宗卽時復紳官。公終不自辨。未幾罷政柄。會置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上謂群臣曰。張紳果實犯贓。向者誤疑蒙正矣。黜紳。召公復入相。○蔡端明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或指爲公矢。事聞上以問公。公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聞者服其

德量。○唐穆宗時、錢徽典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囑收所善故人、榜出不與、文昌怨之、譖嶽不公、坐貶、或謂當奏其書、嶽曰、事苟無愧、得失一致、奏人私書、吾所不爲。○李文靖爲相、有狂生叩馬獻書詆之。公遜謝曰、俟歸當詳覽。狂生肆詆曰、居大位、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乎。公於馬上踧踖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觀者皆愕、歸後、賓客多不能平、公正襟端坐讀其書、竟徐曰、其言甚可警惕其人殆所稱藎者歟。不置辯一語

◎出力任一公事不苟飾目前必經慮永久以利後人。

徵事 嘉善治前都憲坊、爲陸贄菴建也、舊爲平政坊、縣委公之祖修之。工制堅固、爲費孔多、或問之、公祖對曰、省得又累後人、不再傳、竟自受用矣。君子固不爲有心之

求造物每巧
於有心之報

◎推誠任一賢能使得盡心展布。 韓魏 徵事
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
疑間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
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
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
以出於已爲是賢於人遠矣○范忠宣公簽書許州
判官賈丞相文元守許。政事無大小一皆詢公。公亦
盡誠無所迴避。賈無不從者。公退而歎曰。賈公信我
如此豈可容易妄言。益使我臨事而懼謹擇而言期
不誤。公聽○程明道先生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
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
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
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趙襄子舉任登爲中牟令。登

薦中牟士瞻胥己。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五十功 接人克盡禮節。謙恭和順。不傲不諂。就終身言。

發明 不傲則無失禮於貧賤矣。不諂。則無過禮於富貴矣。非中正好修之士。其孰能之。◎劍埽集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附錄 方正學曰。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當大事能損己益人。

徵事 吳江沈嘉謨樂善好施。同邑有顧姓子。甫十歲失怙。而家業頗饒。時植倭寇。邑

令集諸大姓議餉軍大戶。衆謂無如顧子。公獨惻然曰。顧子孤兒。甫堪此役。衆謂彼僕豈少。公曰。吾正慮彼強奴挾重役以欺孤幼主。則家便立破耳。必欲役顧子。我願爲之代直。因自註已名。軍與幾年。不累顧子。合邑頌義。公二子三孫。皆中甲科。○李文達公賢父爲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旁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爲我物。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我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是夜夫人在家。夢緋衣人賜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位至宰相。【增註】按此條記功。有難以臆定者。其事既有大小之逈殊。所損又有多寡之逈別。格則以五十功爲準。當亦約略其中數而垂之訓辭。而議增議減。愚意亦當循例以推移也。即若沈李二

公庸詎可以五十功盡之。夫賢者之能損已益人。至於如此。誠能人所難能者也。而苟其不難勉者。誰不當感而興乎。抑前輩嘗舉雲間蔣給諫事。是亦足爲行善者風告焉。公諱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壆竇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爲石梁于湖上。往來便之。以此視沈李二公。差爲易能者歟。然尙有易焉者。量力之所能。準事以記功可也。

◎待已身大怨難忘能忘可報不報

徵事　海門崔鑛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証而負焉。鑛破產以償。後王端毅公爲守。得其實。命訟工。對曰。鑛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工聞感愧。舉前金還之。崔之子孫。相繼登第。此可報不報者也。陳忠肅公炎幼爲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

無道甚。我欲訟之官。煩君爲証。翁力爲勸阻。其人曰。某有大怨於君。君甯不恨之耶。翁嘆曰。宗黨間何忍言一恨字。彼特學問未至。我與若旣知義理。忍耐爲主。安可效尤。其人感其言而止。此難忘能忘者也。報就事言。忘就心言。不報誠爲功矣。直以忘之。尤非可易及焉。

◎薦引一大有德人

薦引一長才利衆者同

發明 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舉。友之過也。穀梁子亦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劉子曰。進賢爲美。逾身之賢。

徵事 韓康伯與殷隱之鄰居。隱之執母喪。康伯母每聞其哭。輒殞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人以謂母

之賢。明〔廣義〕薦引賢才。必須識明見遠。抑絶私意。勿避嫌疑。君子謂祁奚能舉善者。譬則稱之。子則立之惟其公而當也。觀古得兩事。愚謂其淡有合於愛憎取舍之則。謹錄誌之。○晉文公問西河守於舅犯。以虞子羔對。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蓋雖薦而怨仍在也。豈非公乎。唐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薦擬庶官。夫薦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實。帝然之。又程明道爲御史。神宗常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蓋旣無私心。則期於當而已。豈避嫌哉。

百功　生平不負一然諾。〔徵事〕卓恕嘗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至，恕言某日至。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約豈可必。俄而恕至，一座盡驚。

三百功　一生仁厚待人。至誠無異輩。〔徵事〕羅慶同，號善菴，以市藥爲濟人之事。無親戚貧富，以病請藥，必與善品。不能償者，不强索。嘗大雪，夜半聞扣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妻與子，未有爲母者也。子其孝者歟。因勞其艮苦，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之曰：已物乎，抑母所服用乎。曰：已未有室，此母物也。又問母命之乎。曰：病

因不知也慶同曰而母病間聞市藥問所質貢云去金
釧心當恚忿是益其病也亟持去手授良藥復遣人
衛行後儒生數數來取心不自安留券爲憑歲且暮
儒生券未酬家人持之曰券直若干奈何慶同笑曰
汝爲我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有騎從帷車
來者問之則負券儒生母子也其母手持金布拜曰
微翁不得至今日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爲壽是以
後期願翁世世子孫綿綿如此布矣慶同謝受使贈
答之其善行類如此雙泉念菴兩先生之名德夫葢
有以啓之也○烏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
之婦來家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卽急却步私
語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訊以故公復曰不該去
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不料遇見其匿
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揑扤我又不便安慰彼因此悔

我若不去亦不相値也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唯偰渠交絲時取看賛其絲好倍與之錢彼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言其隱德多如此子孫登第貴顯者甚衆里人稱述不衰云○劉調交曰太宰居襄惠公濌部堂燕居令辦事官奉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注狼籍公衣頓顙請罪公曰去去鄕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置汝交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愼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而退此亦足以覘仁厚也○焦蕐臣嘗述浙東一事惜忘其姓名有某甲婦徒步歸母家中途遇雨避牛車棚中適生某乙亦以避雨奔至見有婦人乃却立簷下既而雨更大天暮婦殊窘乙語之曰雨甚天黑吾不能去即去汝以一婦人處此能無驚懼乎吾

駐此幸無恐。夜半。雨始霽。乙立簷下竟夕天明各散去。婦一日偶謂小姑曰。世不乏君子。姑問故。婦述之。已而嫂姑詳語。姑卽以此事耻之。聞於兄。甲大怒斥去。婦歸母家。晨夕禱於天。祈顯應。逾六年。甲乙同舉順治甲午榜。又爲同房生。適兩生同謁房師。房師謂乙曰。子文初未入選。欲擲去。輒有光騰起。如是者三。必有陰德。乙遜謝。固問之。乃曰。曾有一事。夢神嘉許。因述避雨時事。偶然誠念。不意遂爲神明見許。甲聞聳然起揖曰。此某婦也。公眞君子。如公之誠至不苟者。世蓋少見。婦以此嫌。見棄六載。今乃得白。殆天意乎。愚按仁厚之人。無不至誠。如乙生者。良可嘉矣。

◎一生眞實對人無纖毫欺僞隱伏。

徵事　丁謂與人。不作一眞實語。嘗曰。人若實心。諸事俱幹不出。徒受人侮弄。世人目

爲五鬼。嗟乎。近世澆風。人懷此見。家挾是術。父授子
承。莫不以老實朴誠爲切戒。豈非青天白日之中。隨
地皆鬼蜮爲輩乎。○曾宗道眞宗時爲諭德。嘗遣使
召之。宗道方與鄰人飮酒。使者曰。上訝來遲。何辭以
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飮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
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嘉忠實。拜叅知政事。○魏翟黑
子奉使受賂。事覺。謀於著作郞高允曰。主上問我。當
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
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郞崔鑒公孫質曰。若
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
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後允同崔浩
修史。以暴揚國惡當誅。太子嘗受經於允。入言高允
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
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鄧淵所爲。先

帝及今紀。臣與浩共爲之。然浩職總裁。臣著述尤多。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後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我於帝前。不勝震恐。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一生愛憎無偏。私準於天理之公。隨在平衡中正。

發明按　刻本另

有云。取人以公。不因阿己而悅。不因逆己而棄。詞意極爲顯達。愚意如此者。僅擧其克己工夫。於好惡上僅完得一公字耳。尙有一正字。又必須窮理工夫。乃能全之。義取兼備。誠不若白文所擧之渾全。雖然。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未有不公而能正者也。是故克己爲重焉。

【徵事】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此臣所以重準也。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言之無隱。益見忠直。後準以僭侈被劾。旦以全家保其無罪。疾革惟薦寇準上難其剛直。旦曰。他則臣所不知也。是眞所謂至公無我者乎。〇程元鳳在政府。一契交子求貳令。元鳳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之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

論列者其後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此非無私者曷能之○好惡誠以無私爲主乃以當理另一層言者何儘有無所私之人而好惡難得其正如荀彧不識曹操武侯誤信馬謖温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伊川游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昔賢以爲燭理不明故也○此條白文最不易盡能之則爲聖人矣豈容槩以望人愚正欲人之省察於此未可以淺陋之衷而翹翹然輕言好惡也

◎凡與人酬接涵養深純春和益溢使傲慢者化暴戾者容

【發明】楊龜山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薛文清公曰心誠色温氣和詞婉必能動人○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

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
可以免禍【徵事】程明道爲御史積誠悟主而容色溫
溫帝與語必竦動謂先生曰頻求對來欲常常見卿
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退至廷廷中人相謂曰
御史不知上未食耶蓋嚮信如此會王安石信用先
生開誠忠告安石常意動內屈而群小從諛附和揚
詡之堅欲行新法先生上書言之帝令詣中書會議
時安石方怒言者盛氣胥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
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之安石爲愧屈先生稍得
間乃爲言管仲覇者之佐猶謂出令當如流水務順
人心叅政以道德佐人主奈何欲爲不順人心之事
凡爲此者欲廣上德意助成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
此則感賢誠意而是日張御史戩於中書大悖安石
意大激於是言者皆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

曰。臣忝竊臺諫。臺諫之任。係朝廷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令妄言。當賜譴責。不拜命。改簽書鎭甯軍節度判官。後帝手扎暴諸言者罪。獨先生無責詞。安石逐不附已者。亦每言曰。夫人雖未知道。然忠信人也。伊川作傳。稱其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膏雨之潤。豈弟多恕。平易知。無賢不肖。咸使其欵曲自盡。而從容誘掖。咸獲其益。至今想而像之。非與功過格此條脗合無間者歟。

千功　常懷與人爲善心。不輕督過。

發明　樂與人爲善者。人有片善則節取之。有微善則奬借之。未善則勸教之。欲善則贊成之。卽其不能爲善也。亦常以善人期待之。初無鄙棄人之

意至於人之有過則非但不敢言之且惟恐或聞之或親見其過也則乘機以化誘之委曲以彌縫之初無責怒人之意如是之與人眞如春風太和之鼓物被其澤而化者固有出於不知不覺者也故其功甚大焉○緒山先生曰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

增註 上條就氣度言此條就心術言有上條之氣度而復兼此條之心術傳所稱萬物一體者不可想見歟見諸言事則詳於勸化條

千過 常懷苛責人心使人無可容身

發明 諸晉三曰人非至聖孰能無過

自責貴嚴待人貴恕古聖賢之與人也恒略其過而錄其善況處三代之下乎善哉程子之言曰君子於

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殆爲苛責人者痛下砭針也。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怪不得三字。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有過。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未見善行。其過失如何怪得他。以怪不得三字待人。何等仁恕。○柴文伯曰。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泥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百過 **受大恩忘報** 謂如被人救出厄難。及援引得致富貴。全家受賜者。若小恩忘報。一事一過。

增註 非謂當可報而不報。謂平時意念間忘之也。若有求罔恤。應再加二倍論。至於以怨報德。乃無人心者。不可與之記過矣。

徵事 昔張弼脫李大亮之難。後大亮貴。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曰。

臣及事陛下。彌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上為遷郎中。司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忘者。其為子必孝。其為臣必忠。李公有此。宜其為唐名臣也。

附錄 涑水記聞曰。王遠者。少為屯田郎中李曇僕。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遠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顏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遠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遠曰。我主公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死。傍無家人。遠使子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遠賤隸也。非知有古人臣烈士之行。又非矯飾求

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曩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屛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虎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造謗妄汚一人**誣壞一清德者加二倍

徵事　陳棟塘曰余昔叅楚藩時公安縣白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道姑造衙化緣其妻以教諭名書簿施銀一兩又與紵絲一丈綉旛甫去而同官妻過訪曰適疏簿乃上司出給者見儒官與道姑往來恐爲累不小白妻信之急令人追尋不獲旦夕怏怏教諭下第回取紵絲裁衣却又剪動益不自安遂自縊死後撫院

林公會議賢否冊謂余曰白教諭姦學吏妻其妻有言勒令縊死豈非狗彘余駭然乃述所聞以告公沉吟問余曰未審前言得之何人請更訪之公幡然悟曰是矣是矣卽奮筆抹去考語曰因得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臬見林公於莆田公指鄰家曰此吳姓者向爲公安訓導毀白教諭者是也後陞萍鄉教諭亦爲同僚譖歸過鄱陽湖舟幾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謗人今爲人謗報施之說豈不信然

廣義 造謗汚人險惡姦僞其毒最深以愚揆之直不足煩功過格之誅責其列此者非以戒造謗之人正欲使聞謗者愼而聽焉詳而察焉毋以不根之語而橫置胸中其以誤疑君子者多矣蓋謗汚之口其亦何所不至昔直不疑在漢文帝朝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漢明

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皆無妻父。嗚呼，造語詆誣，有如是者。不特此也，蘇子瞻咏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摘以語帝曰，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朱晦翁當日，韓侂胄之徒，攻擊誹詆，不遺餘力，至謂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竊神器。又謂晦翁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夫子瞻之吟詩，而指其不臣，晦翁之講學，而謂其窺竊神器，謗口之險毒，蓋至此極哉。而謂可輕聽焉否也。

附錄 宋英宗自濮藩立為太子，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即位，意便忿然，襄疑懼請出。既有除命，歐陽修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否。帝曰，文字即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曾見，猶須更辨別真

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書與富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賴仁宗神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眞僞況止傳聞之語乎帝

忿寖釋

五十過 排擯一有德人

徵事 趙抃爲御史范鎭爲諫官以論事有隙熙甯中王安石執政恨鎭訐己於上前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鎭於安石安石曰問趙抃可知其人上以問抃對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其忠曰嘉祐中仁宗違豫鎭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章十九上鬚髮爲白非忠臣若是乎既

出安石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安敢以私隙廢公議夫排擯有德者大槩以有隙耳試觀趙公彼小人心事能不厭然心沮乎【增註】排擯一有才者推情亦應同論

◎當大事損人益巳

【徵事】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之夕一生忌同舍生才高而同經密取其筆嚙其毫穎明日入試筆不堪用大驚乞諸鄰不得慟哭欲出忽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第書之既寤視筆依然精好既完文則仍禿筆也生出遇彼生問曰試文必佳答曰但得完篇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彼生貼出禿筆者中魁選朱少傅國楨記其事按損人益巳其端非一此尤其甚者也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

兼意大姓侵奪之情眞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閑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誣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毁成一潭愚於此事而益知天人之際微矣彼民之惡天豈忘之而未嘗發者所謂有記性無急性也今以文公一誠感觸而顯報立彰其未發也若置焉其卽發也若應焉朝廷之考惡官府之誅奸大槪如斯吾以知天之蒼蒼非徒形以臨之而實有神以鑒之也世之設巧營私恃智術爲得策者盍嘗一舉首而瞻焉彼蒼蒼者豈眞無眼也哉

附錄 郭原平孝子也以種瓜爲活每出貿鬻求半價人如本

價與之。必讓而後受。大明中大旱。瀆水不通舟。原平瓜船至。縣令聞其賢。下瀆水通之。原平曰。昔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運瓜船乎。走他道貿之。太守蔡興宗表其殊行。○陸日新桐邑生。是年陸陪貢。正貢沈惟籓因跌損不能起。縣學起貢文書。俱竟送陸名。沈自揣狼狽。語陸曰。吾當讓君。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可瘳。何遽讓我。時親友多勸陸貢。陸不應。值洪宗師考。陸扶掖沈至案前。代爲之禀。沈遂得貢。縣申舉陸德行。洪亦極稱之。子懋元有俊才。少年成進士。

◎嫁禍一人

徵事 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慮及禍。乃薦友范銅代巳。未幾盜破永安。銅被害。妻子逃脫。而緒赴調臨安。路上逢寇。反致舉家受害。夫禍福自有定數。巧意嫁人。徒自壞其心術耳。○按此乃事値難爲。而隱然嫁人者。若孽

由已作。而明以嫁人。其惡尤重。常熟進士王翼微家。有僕二人。一黠一愚。黠者盜主之金反誣愚者。時進士父子在官。其紀綱不察。卽將愚者送官。嚴笞追金。舉家疑寃。而黠者證之甚力。愚者竟不自辨。夜繫愚者於旗杆下。委黠者押視之。更深雷震劈旗杆爲兩截。黠者殛死。滿城聞雷聲甚厲。獨愚者寢其傍嗒然如弗聞者。晨檢黠之室。向所失之金猶在。愚者乃得白。時天啓辛酉六月初四也。○梁谿倪慕劬家。有人盜池魚。諸僕擒毆之。慕劬方臥。驚起。已斃其一。縣令獨坐家長繫獄。親族群議。謂事出諸僕。僕若認辜。主可脫禍。時下手之僕皆驚諉。一僕名張耀。實非下手者也。挺身出認之。縣令反覆鞫訊。耀力言賊係已毆。與主無涉。辭色侃侃。主乃得釋。餘人無一及者。嫁禍於人者。視此何如。

【三十過】以私意蔽人一善。【增註】善未彰者。無心揚之。爲隱人善。善既彰者有意掩之。爲蔽人善。其過大小。截然別也。【徵事】汝陰令趙麟陽纂修邑志。以編輯屬林劉兩生。有富家賄兩生。欲附名節婦者。然已經趙令裁定。不可復增。遂取前代節婦二人削之。而以賄家滿其數。兩生偶步月城隍廟。見兩婦甚端整。雙燭前導。一從甬道。一從偏門上殿。有朱衣金幞頭者。下堦肅入。良久復送出。兩生同廟祝見而大駭。避身暗處窺之。兩婦指而罵曰。爾削我名。有冥罰矣。未幾兩生暴亡。廟祝以白趙令。趙令立簡所削。一則曾從子爵。一則閭閻之婦也。按此。疑於善之大且難者蔽之。其罪更不輕也。【廣義】蔽人善而出於私。或以利。如汝陰兩生是也。亦或有以怨者。是皆有爲之私。抑更有無端而好立議論以蔽人者。此

請之刻。雖非有爲而出一已之私見。不得謂非私。白文蓋將以私意兩字統貫之歟。

二十過 徇私故棄一賢能。增註 此與排擯有別。排擯謂人欲舉而我擯之。此條。謂我能舉而不舉之。徵事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者。公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與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擯人之長。

◎爲人夤緣。得錢記過外。另加二十過。徵事 周濟號迂直。司訓高安。適門生爲督學。公不言。後寮友參謁。獨留款。衆始知之。於是皆以請託賂公。及出案。悉召諸生曰。我實不言。凡在案者。自中選耳。其不錄者。惟勉以讀書。悉出緘金歸之。○陳約菴家居貧甚。絕未嘗居間公府。有督

學使張某按松訪公見垣壁不治徐曰入學案未出葢導使言也公曰余所不敢聞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競之風三也張起拜曰受教多矣【增註】或其人欲申冤理枉難已於夤緣求我代為之謀終其事未嘗染指纖毫揆之情理應准救濟條保護貧弱記功又不得准此例記過也若於法有枉又應准其事之重輕非二十過足以盡之謹誌一事於此○松江唐狀元未第時館於太倉萬監生家厚常款待唐深感其情誼後萬因姦一婦致其夫死被訟於官時巡按御史執法已定案萬從獄底修書哀懇於唐唐方為翰林以故人情重特告假歸救萬出隨夢怨鬼來言曰萬某姦我室殺我命事已白而君枉之我不能忘也過一月萬得病死唐憂疑恍惚未幾亦卒○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

詐嫌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語極警快。讀者皆爲懼然。

◎成人一不美事

發明 凡援諸義理度諸情勢灼見其不當爲者。便當婉轉勸阻。若復代謀而成就之。損己之德。益人之過。旣非所以自愛。亦非所以愛人。且有爲此人謀。而大害於彼人者。其間過惡。不可勝計。敢以告世之熱腸人。毋自負肝膽。而造孽於不知不覺也。援此條所指甚廣。愚謂作伐者尤宜留意。朱子鳴濟一事。可以爲鑒。附誌於此。○康熙六年。上海文學朱用樸字鳴濟。元日蚤起。忽頭眩腹痛。見青衣四人。持牌拘攝。牌上共十一人。用樸居首。

遂與同行。俄至一所。見張掛一榜。則各犯一生善惡列焉。善事用一紅圈。惡事用一黑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顛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樸名下。紅圈僅一。葢為人解釋一訟事也。黑圈凡十六。第一件是代人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倩樸於嘉定縣訪覓一女。年已及笄。乃富家使女也。樸託言欲自娶。往富家面看。遂議定身價。富家收銀。批與執照。即乘肩輿同母家。從者跟隨轎後。不覺失聲私語曰。可惜一好女子。乃嫁與海龍王。女聞之大疑。一到母家。即欲與樸成親。樸則謂必待歸家成禮。適其友帶僕婦二人駕舟而至。所謂海龍王者。以貌醜故也。女知大惱曰。前議親時。原說嫁朱。何復有他姓。遂欲自盡。其父母亦爭鬧不休。友懼。遂棄女而歸。其身價未索。父母茫然無措。仍欲以女嫁樸。樸曰。我實代友而來。安有自娶

理友事旣不成吾兄用相欲納偏房甚相當也遂作家信遣僕歸報用相女益疑乃令伊兄同僕至閩行探聽虛實至家遇僕父立門首索家信僕不敢隱出僕書父一見娶妾之語頓足大怒詬詈不已伊兄急歸以實告其女竟自縊焉偶然之過陰司以是首列朱子幸得復生爲記其事可見爲人謀事不可不愼也

◎苟且任一公事貽累後人

◎毀人成功若當毀者不在此例

【增註】按此當因事之大小而分過之重輕似未可一定其律也

【徵事】江甯貢院前爲秦淮湖行人以舟爲渡即所謂桃葉渡也康熙甲辰有巨商涉此渡適乏渡錢舟子逼勒之商怒曰吾於此成橋非難豈靳此一錢乎舟子不肯已強欲令實其言哄然市人咸集商即許二千金買木石其工匠則一僧爲募焉

僧露栖成橋之處。董其役。不勝勤勞。逾年而橋成。丙午秋闈江甯府脫科。因歸咎於橋。諸生呈當事。立拆毀之。僧恚甚自投於湖。既而倡首之生。見僧詬責。嘔血暴死。今雖有橋。然毀石而爲木。過者猶洟憾惜也。

廣義　毀人成功。尤當於英發喜事者戒之。蓋人之功能設施措置。明著成驗。而不肯安於其舊。必欲紛更而改作之。使前人之心思規畫。一旦湮沒無存。其爲罪過最大。鄭太傅感應篇毀人成功贊曰。三后協心治臻成康。蕭規曹隨。漢基遂昌。其發明義蘊。可云精矣。今於功過格註釋。亦不可脫漏此意。敢附誌一事於此。○曹穆公瑋在秦州。累章求代。眞宗問王文正旦曰。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公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

亦輕之。會有宦住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復見旦。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也。公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為異。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待鄰佑情意不周

啓其怨惡【增註】鄰佑間。亞於親友。重於平人。一事一節之失。固與平人同論矣。今所謂情意不

周者平人無所冀求而在鄰佑則不無緩急之呼平人罕所酬酢而在鄰佑則自多往還之禮苟或有求不應志氣矜高無以厭服人心安能免其側目于睦鄰之道有虧則比平人又加訕過焉

徵事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待鄰宜從厚此可見矣

發明 胡師蘇曰親族鄰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童僕之嚷鬧言語之有觸忤行事之有錯悞其勢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不必詳責於人只知反求於己方能久處若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吾恐相報終無了時勢必不能兩存又曰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不能當和顏巽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顏怒色拒之太嚴

亦不可執故延展，令其失望。

按此二則眞居鄉曲之善法。

十過　人有未著之過，輒爲揚之。

徵事　李琮爲湖南觀察，烹一巨鯉，腹中得衡山縣印。琮因取衡山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懼刑戮，乃潛爲之，罪誠當死。琮爲秘其事，命齎舊印歸縣，并付新印曰：汝自毀之。自是縣罕知者。○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則相識者，慰撫之曰：爾雖貧，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終不爲人言。後病易簀時，呼子姪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飢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因言其事。徵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爲戒，何用知若人。◎

人有功能畏惡其形已昧心不樂爲表章。【增註】按此條視隱人善。則不免多一私心。視蔽人善。則猶不至滅理顛倒。故其論過各有差焉。【徵事】郭汾陽爲行營副元帥。副元帥者。副皇太子爲元帥。總領六師。權莫尊焉者也。有僕固懷恩者。爲汾陽將佐從征。汾陽以其功大。願以副元帥讓之。後人稱其志蓋世之功能推畀下之僚屬。以共成國事。眞可謂純乎純矣。

◎侮弄一老幼殘疾人。或有損害。加二倍。【發明】聞鐘集曰。孔子云仁者壽。古銘云恭則壽。此是實理。每見龐眉鶴髮之人。必有温恭簡重慈愛謙遜之色。反此者往往而夭。故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關。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思之思之。

◎見人失勢寡義薄情。【徵事】初蘇秦之燕貸

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無何安國拜梁內史轉二千石甲亡匿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內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較乎卒善遇之○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中非關何彥德也昔殷豫章亦嘗告休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從東陽洎征虜亭積日親舊無一相窺者

附錄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修游

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戚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直俟其病愈乃去。○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之縮舌。○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侍。及死。身自將車。送至南陽營葬之。古人厚誼如斯。誠難矣哉。

◎**遇事使乖。擇彼推此。**

【徵事】龍覔在京時。同年某

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覔曰：湖廣非遠差，況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善？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覔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兩日，吏部郎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一不

易措置處不明言暗以遺人 徵事

曾叔卿，南豐人，家苦貧，買陶器欲行買北方，已不行，有從與鬻者，昇直矣。問鬻何為，其人曰：行賈北方耳。叔卿曰：不可，今北方災饉，鬻之必不售，吾不行，豈當以累子耶？即還其錢。後起家至著作郎。噫！曾公不以已之所難累人，而甯自甘貧賤，非篤於愛人者不能也。世之暗遺人以難事者，聞此亦知愧否。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

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司馬溫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疾。若售者。當先語之。昔賢於此等處。實有一番至誠惻怛之意行乎其間。乃澆薄者視之。必反笑以爲愚且拙矣。附錄宋時南城陳策有人從買銀器。及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靡脆。恐不堪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有危整者。亦南城人。買鮑魚。其駔舞秤權。陰厚整。漁人去。駔留請曰。公止買五斤。已爲公密倍之。願飲我酒。整大驚。追漁人數里而反之。如數酬以值。乃沽酒飲駔曰。汝所欲者。酒耳。何欺寒人。爲呂南公作不欺書。兩述其事。

◎以私曲請託。累人不德。◎竭盡一人情誼。◎薦人不愼誤

引一匪人【徵事】光武后弟陰興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不相得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薦拔世稱其忠薦人者須識此

○張橫浦在杭時一士夫以敗官少舉狀再三懇求宛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之曰某平生不能為人宛轉且據公入仕可言者然後某亦可說斯人歷舉某事某事曰是公合做底事又問其入仕幾時及見其貧窶細以為問皆一一言其所得若干老幼若干日用若干語理甚真知其為廉謹之士曰如此當為公說然自此後不可失故步又不可舉此常為話柄某一時倉卒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

惡口犯一平交【發明】惡口之戒既以傷人之心且亦自失其體故非獨平交不可犯也雖

僮竪僕夫皆不當以惡口加之亦所以自重耳【附錄】尙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千戸稟曰朱某之母乃太宗
皇帝永甯公主王慚悔◎冷笑微言暗譏誚人◎小釁可耐不耐遽成一訟【徵事】陳棟塘曰寻里施張二氏比鄰且姻也施之羊食張之荳遂至爭訟且因彼此念念不忘詞內各牽別事久而不決適施之族人有義男病死遂誣張以人命事益大日益久而費益多兩姓各破家殞命吁一朝之忿熾而不抑如是其可畏也○唐雷孚自先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孚登進士居官清白官至太子太師人謂積善之報○謝遂好行善性惡詞訟鄰有侵其地者或勸之赴官遂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窒塘爲基鄰人裹糧而赴日

以千計。三日而成。其感人若此。壽七十五。子孫甚多。不求伸者。未嘗見其屈也。范文正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又經州。費心喫打賠杯酒。贏得猫兒賣箇牛。○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闇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凶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受人一不堪。私藏怨怒不釋。

發明 憑時可曰。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甚至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泰時。甚矣哉其惑也。○語云。登山耐仄路。踏雪耐

危橋。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全憑一耐字撐持過去。怨怒不釋。徒自焚燒。將何益哉。宋詩有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凉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存此見者。大可坦懷自在也。

徵事 范忠宣貶嶺南。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王文正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有狂生在一亭上。指公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徑擲公。中其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公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豈惟無怨。并以自責。眞難及矣。

◎待已身有怨其入已改行從善猶必報之

發明 總之除殺父殺兄之仇。皆以不報爲厚道。

然報大仇。亦有慮其親老無養。久待之而不報者。其斯爲仁人君子之用心乎。乃報巳身之怨。而加於從善之人。責以十過。吾猶謂其輕也。

【徵事】李德裕謫朱崖。郡有望闕亭。公題壁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廻繞郡城。因遊小禪院。見僧壁上。掛十餘葫蘆。問是何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釋憾而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去。心痛而卒。按感應篇念怨不休之下。載此事曰。此結怨之報也。佛經云。若無嗔恚。必無怨懟。蓋言凡怨之起。率皆私心爲之耳。惜公報私。雖以李衛公之賢。猶不免。何哉。

【附錄】盧多遜流崖州。旣赴貶所。食於道傍。有逆旅嫗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蹙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爲某事。不從。懷怨中以

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嫉賢怙勢。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與李相事相同。神明之巧。其殆借僧與嫗以傳耶。

◎報一怨太過。

增註　此亦指已身之怨也。於已有怨。不能忘而必報之。已非君子之事。況報之而至已甚乎。然所謂已甚。輕重不等。格亦僅舉其端。實不可以概論也。自好者其謹誡之。

徵事　元嚴實家族在東平。為王義深所害。比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賜恤之。送還鄉里。或問曰。彼不嘗覆君家乎。實曰。惡在義深。其家何罪。痛念前事。未忍效尤。若相報復。徒增傷悼。故不為也。實後封國公。子孫貴顯不絕。

附錄　有元自實者。恨山北繆姓負德。雞鳴厲刃往殺之。道過小菴。菴主軒轅翁具慧眼。見其往時有冤鬼數十。執刀劍從之。少頃復回。則見從之

者皆金冠玉佩人也。翁心異之。天明往問曰。子往山北而頓回。何故。元言有繆姓負我大恩。將往殺之。及至六門。思彼雖負我。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使彼失養。遂隱忍歸耳。翁合掌稱賀曰。神明已知。當有後祿。觀此則知起一報怨之念。便有兇神隨之。天人相感若是。可畏。安可肆然無忌。逞其報復。自為快意也。

◎遇事惟己見自是。不肯抑意從人。

徵事 韓魏公與范文正議西事不合。范公徑拂衣去。韓公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范公意即解。又范忠宣與司馬溫公議差役法。告溫公曰。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胡敬齋曰。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又曰。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

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韓魏公嘗言慶歷中與希文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不爲已也

◎曰與人交接矜張傲慢之氣溢於外使人不敢進善言滿半月無所聞爲十過【發明】此貴息心內返善言無所聞必我之不願聞也既不願聞非實心君子誰敢以迂談輕進乎若果立念真純有言必察雖不必與人交接隨所見聞皆可獲善未有半月之久不得一語足爲法戒者也然則人之悠忽過日自以爲無過者宜亟知所返矣○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謙讓常

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高忠憲公因其友人少年登科序以箴之曰夫貧賤之心歉富貴之氣盈心歉者善言易入氣盈者惟佞諛可投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在易大過之九三以過剛而自用其繇曰棟橈凶益之六二以虛中而取人其繇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夫子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或益之自外來也夫天下惟外來之益其益無方而至於使人不可以有輔凶可知矣

附錄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能屈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甯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嘆服前輩風度如此

◎嫉惡過甚激成大傷

增註 關係國家大故責備當尤非輕不在此例

發明 前云遇惡人即思遠之讀者當體其辭識其意蓋謂意念中不敢與之親狎外致其恭內嚴其介斯守身處世兩得之若戔戔焉必欲與拒絕則天下必無是事誤讀前條必犯此條之過矣○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綠雪亭雜言曰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程子曰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尹常欲分

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陽明答門人書云所遇如此歸討艮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一二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巳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巳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又曰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巳處之未盡其道或過於嫉惡或傷於激憤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君子之過○康節先生訓子伯溫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又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此等皆有深識

附錄

明道嘗曰熙甯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合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君子

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生靈亦須兩分其罪陳伯璣謂此言非獨平恕可與語幾愚因程子之言而深嘆陳了翁之善於委曲平章也紹聖朝蔡卞議禁史學先生深言之不聽既而主試事先生念卞謂已必取史學黜經生且媒孽之也乃悉取談經用王氏學者爲前列稍後即取博學稽古之儒以克以爲不如是史學將且廢隨時救時不必快目前也天下之好爲激者其亦知此道乎

廣義 薛文清曰嫉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

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如[illegible]之愬不行皆當深味○按功過格白文是爲待惡者垂戒主重激成大傷一語若文清推到嫉惡之心又是深一層意

五過 見一賢能得舉不舉

增註 謂怠忘也並非故不肯薦舉故記過特輕

徵事 呂文穆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夫居上則留心於求賢居下則留心於薦賢天下安得不太平乎是以功過格於此惓惓致意焉

◎無端受人惠反生不滿心

發明 葉敬君曰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二語眞確中人

情。

◎有不難順人者。只務快適於己。不肯勉循恕道。

徵事 嚴養齋于起一書屋於花園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樓請其故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不可徒快己意也又曹定菴先生葬親已擇日矣左隣以方向爲慮求先生緩期至臘月先生不吝而從之前輩厚道多如是。○嘉興顧某有田二畝枕於富室之園富室以園小求廣焉央人爲請願厚價得之且另以膏腴倍畝而償顧搖首曰彼將欲方圓乎吾雖貧獨有傲骨業在我非彼可覬也以是觸富室怨因端搆訟竟以憤死富室不久亦衰落富室誠不仁若顧某亦可云不智者歟然而天下之不肯順人者葢比比矣合嚴曹兩先

生事觀之[illegible]

公爲御史歸里。有惡少潘姓者。以墻址小差。侮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即以少長論之。恐非禮也。即讓還其人。大慚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其人以商至金陵。公出遇之。顧先施焉。其人惶恐伏於牀下。

◎聞人善言故欲苛責其行并不敬其言

［增註］所謂以人廢言也。詳觀格中。有云見人善。無欣悦心。聞人善。無嘉與心。爲一過。忽於取人也。有云聞人善言。漫不入耳。爲三過。怠於自益也。此條則二者之過兼之。而加以苛責則不止於怠且忽。并有忮刻輕薄之意存焉。故其罰稍重。格雖但舉善言。愚謂因苛責而不敬重其善事者同。抑觀白文曰欲曰敬。則僅在舉念間。記過且不少寛矣。若苛責而見諸言。能毋另加過乎。［附錄］感

應篇疏衍云。求俗之風。彫弊極矣。聞人之惡。訕焉讐焉。謗焉傳焉。必不肯寬之爲無也。聞人之善。詆焉諒焉。抑焉黜焉。必不肯信之爲有也。或曰某某。某言善。則曰虛語耳。事未必然也。或曰某某某事善。則曰偶然耳。他事未必能也。或曰某地某人善。則曰我未之見也。或曰某欲就某善事。則曰有利而爲之也。或曰某人行某善事。而得某報。則曰傳之誕也。或曰濟人善。則曰貲可繼乎。或曰愛物善。則曰愚哉。生之育之。凡以供肉食也。或曰某某遷善改過矣。則曰某事尚非也。或曰某某事咸美焉。人咸嘆焉。則曰少之所爲多戾也。或曰某能讓某事焉。則曰怯耳儒耳。或曰某恭某和。則曰巧言令色。不足務也。或曰某循理。則曰迂矣。或曰某醇厚。則曰彼可取而紿也。或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曰嗛嗛之德。弗足狃也。噫。信若斯訟

將天下無可取之善人。可爲之善事乎。由其
則弗能樂善。弗樂善。則弗信乎善矣。弗信乎善。而又
肯爲善乎。

◎**面無溫容。辭無遜語。易抵觸人。自詡質直。**

日檢點少任氣質。即爲五過。【發明】程明道終日端坐如
木人焉。操行甚嚴毅。及接賓客。令人如在春風中。未
嘗稍以意氣加人。蓋體乾剛以律己。體坤柔以待人。
二者各有當然之理。乃我見世人固有反而行之者
矣。吁。可嘆哉。○古人云。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
濟。苟犯此。條無往而得睦也。可不戒乎。【廣義】徐尚公
曰。君子之處世也。苟以阿世。固所不爲。輒以忤世。亦
當知謹。須內矜嚴而外溫惠。總不可以率意徑行。而
至於招怨召禍。世法之術。雖與道學異趣。然君子接
於人之方。未始非世法所從出。嘗觀古人於方嚴之

中。自有圓通之用。絕不苟同。而泯其違忤之迹。誠可云應酬得善道也。誌之以長人術知。華歆北行。賓客送者甚衆。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愚按此事。並不矜高一己。以違人之情。所謂方而圓者歟。處世善全之道可見一斑矣。彼自詡質直。輒以觸人者。安能識此也。

◎**不能厚責諸己徒以求全於人** 就一事言。或發於念。或見於言。皆是〔發〕

〔明〕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呂榮公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許魯齋曰。責人深者必自恕責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不暇責人也。見人有片善。便

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又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唐荊川與弟書曰。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已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眞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薛文淸曰大抵少能省已之失。惟欲尋人之失。是所謂不攻已之惡。而攻人之惡也。又曰。張子云。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韓子成曰。古人云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今人則父與父言孝。子與子言慈。所謂只知相責。而忘其自盡也

○陽明傳習錄云。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已。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已之非。

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底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底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底姦惡，就見得象底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市中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也。○李亦人曰，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僮僕雞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也。○羌澹菴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剗若根，闢若門，心和氣平，解脫寃憎，可以成身，可以順親，可以庇子孫。○醒書曰，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有無邊受

用兩人自是不及目稽唇不止只濫語稱他人一句好便有無限懽忻

三過

過人可憐憫處不生憐憫若向已哀求能顧不顧加二倍

徵事 誌公在世時有二道人伴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尚未買汝乃先之耶拒而不賣一人纔往園子喜曰汝渴熱耶不論價而賣與之二人私怪之以問誌公誌公瞑坐良久曰園子前生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過其旁買得瓜者蓋爲之不忍故今見之喜汝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耳此可爲不生憐憫者儆

◎人失利名心生歡喜待大惡人則免

發明 昔薛瑗生數子皆有惡疾後自悔曰予生平好行嫉妬勝已者忌之倿已者悅之見人有失已如有所得見人有得已如有所失夫如有

所三字摹擬最切非必謂歡喜之也隱念之間不覺其如有然者自思亦所不解志在忠厚首當從此處留念時刻内返無令纖毫抱愧則何自犯歡喜之過乎或問楊士奇公平日所行公曰存心不論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見人有憂如己之憂宜其爲盛朝名相故吾謂積善積惡不必其徵諸事止此意念之間雲霄糞壤迥然自別也○先正格言有云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廣義按此條之過往往於讐隙者易犯之憾不忘心則凡聞其得而不悅聞其失而深喜雖明知爲小人心術乃欲禁而不能矣是固當深求克己功夫毅然以君子自待而一切匿怨修隙之情痛懲而消忘之己私既

絶。卑鄙之念。自歸無有。昔趙康靖公平日有黑白檢點之嚴。乃能爲救歐陽之事。康靖初與歐陽永叔同在館閣。公厚重寡言。歐頗輕之。及歐以甥事被逮。上怒。二府皆欲文致其罪。公獨上疏曰。歐陽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輕加汙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曰。公不與歐陽有隙乎。曰我秖論事體何如。若因私隙而忘維持公道。此小人之行也。概敢出此乎。噫。心事光明。行誼公正。如趙公誠難哉。夫以他人處此。孰有不深幸而私喜之。不加排擠。已爲君子人矣。而趙公顧乃如此。人試自照其心。誠能若趙公之公而忘我。則所云忌成樂敗。尚安有渣滓存心。不則鮮有能自信者。夫小人之心術不除。小人之手段即出。昔賢論下達之義。只因這些子有差。遂以昏蔽隱溺。因言秦檜之事。其所以與

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慾惡。蓋皆始於此耳。一則爲趙。一則爲秦。高明汙下。所爭豈在多哉。

己私藏伏之根。不可不常自覺照也。

◎**沒人一長隱人一善**【增註】沒者。意若輕之爲不足異也。隱者。不能特地表白於衆也。以其無樂取於人之心。便爲過也。若其長其善。昭著在人。而我特欲沒之隱之。非私卽刻。則爲蔽人善矣。【徵事】許眞君在世時。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牌。文已磨滅。因剗去舊跡。勒其新記。一日恍聞空中有聲曰。所剗舊牌。文雖磨滅。而當時文人。訴君奪名自顯。盍早圖之。許於是尋訪舊文。另爲立石。可見人之善。貴於表揚。而重惡其隱沒也。

◎**有功歸己有過引人**　一小事爲三過。【徵事】漢鍾興封關內侯。不敢受

命。帝曰。卿教訓太子。及諸侯王。非大功耶。輿曰。臣師丁恭也。明帝即徵恭封侯。而輿竟不受。此有功歸諸人也。陳俊卿爲泉州司李。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火起。守汪藻往視之。諸椽屬方出飲。俊卿與衆悉偕去。并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已而藻知其實。問其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僚友之行。又自辭以重人之罪。可乎。藻嘆服其量。此有過引諸已也。【廣義】按此條須分兩項。有人已合共之功過。而功則專以譽已。過則專以咎人。已爲不公不平矣。更有他人之功而冒竊之。自已之過而扳引之。即感應篇所謂竊人之能。自罪引他也。其情益不可恕。論過豈無所輕重乎。格中尚欠别白。請徵其事以實之。○眞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當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上

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畧不辨。眞宰相器也。上顧公笑。欽若之意不過欲己居其功。斯謂鄙耳。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敖之心。專欲使人居其罪。斯尤險哉。愚按小人之心。如斯類者。正復不免。不可不深省而切戒之。○龔遂守渤海。治郡有聲。宣帝聞而徵之。議曹王生從至京師。遂將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對曰。此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天子以遂能不掩善。益賢之。遷遂秩。并拜

王生官以褒顯遂冒竊人者觀此。陸埛遷岳州守。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爲皇木。送侍郎方鈍起坊。督木使者誤論埛。埛不辨。人或諷之奏白。埛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扳引人者觀此。

◎素契厚者輕信一讒言介懷不釋

發明 親嘗之事。尚有隱微疑似處。當加體察。況得諸傳述乎。安知其非以撥唆而遽信之。吾推其介懷不釋之情。必爲惱怒。爲怨恨。焚燒不已。酬接之際。必不能恬如無事時也。從此兩懷猜疑。積成嫌釁。豈非適墮讒者之術計乎。昔有聽讒詩云。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痛哉其言之也。

徵事 蔣琬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琬曰。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已往小怨乘便必報

徵事 金誠廣東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使厮張最無賴。詬曰。軍餘乃敢做儒生耶。因使薙草烈日中。稍緩。撻之。大受困辱。永樂丁酉誠中解元聯捷。任刑部主事。張犯罪解京。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爲寬其罪。○王沂公曾與陳堯咨不協。代陳判大名時。規模悉仍陳舊。其前政有不便者。委曲彌縫。爲掩其非及移守洛。陳復爲代。覩之嘆曰。王公之量。宜爲宰相。我何以及之。蓋陳以昔時之嫌。意公必反其故。發其隱也。◎

當衆斥一人過失

指無心者。若有心斥辱之。如十倍。

增註 按勸化條云。見人有失。擇隱然處婉言

之使之知改𨚫此條之反對也彼則嘉其善於化人故列勸化此則惡其不善待人故列交接

徵事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于補闕劉禹錫劉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牛雖拜謝終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雅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昔主父偃家爲公孫宏所夷稽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愼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

附錄 明豐慶以直諫著聲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愼無以解廼以白金爲燭公初未之知也旣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然終不明其爲銀燭事又鄭澹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

以茗爲餽者。公受之。入。夫人發視。見茗下皆金首飾。乃擊析語公。公署不動色。覆篋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尚有餘存。心謝尊意而已。璧之。潘鱗長曰。今世亦有卻金者。然未免借以沽名。令人難受。孰有如二公之鎭靜凝厚。寘其迹於不覺。而善全其人者乎。

◎面責備人不顧其難堪。

發明 能面責人。固剛峻之士也。不顧其難堪。則氣性未融所致。旣無以服人之心。兼足以長己之傲。史稱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徵示意以警之。人多聽服。是乃見養深而誠至耳。○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常溫語却之。或問其故。公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薛文淸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

恕○醉古堂錄云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原其可從○呂叔簡曰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蓋以養人體面而留其掩飾之路觸其悔悟之機亦天地含蓄之氣也

◎强人便已不體諒人情 【發明】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詞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事之所不必强者毋以强之乃所謂善體人情也徒求便已滿腹私欲彼豈復有一念之仁恕乎哉 【附錄】 明太祖嘗令燕世子閱皇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旣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人乎愚按此亦用心體人之一端也交接時隨在當識此意

◎遇

事惟任己意不察人意。發明張子韶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廣義朱子詳辯論語夫達也者一節云。質直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功夫已是詳細。然猶恐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處。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今有人自任己意。更不看人之意。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于人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朱在菴曰。待人接物之時。須是處富貴之地。悉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思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體悉患難的景況。處旁觀之地。原諒局內的苦心。朱子之解。下人之謙衷。在菴之言。體人之善道。

奉持此條者。二說當兼盡也。【附錄】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群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署中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以勸光。素不飲酒。亦强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强也。愚以此知其不屈。溫公之言。似以已爲不及介甫。然一爲倔强。一爲謙和。偶然交接。二公生平。可概覩也。

◎已見所及沾沾不釋。人見所及泛泛不留。【發明】矜已忽人之病。至王安石爲極。要之安石之發病特猛。而病根不過如此條所云。非有聖賢克已工夫。謂能信其不犯者蓋鮮也。愚嘗靜以驗之。其或一事得宜。自已出之。將樂述之不置。在他人則若泛常而已。一詞堪賞。自已出之。將愛誦之不忘。在他人聊一點頭而已。至於同謀共事之際。無不欲援人以就已。曷嘗肯俯已

以從人。所謂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此等病根。盡人難免。心粗氣盛。葢多不覺其然者矣。盍嘗諷誦斯條。而自省自鑒焉

◎於人前發越己能揚揚自喜愧人不及

發明 羌澹園曰。理雖在我。且以委婉出之。勢雖在我。愈以謙下持之。

徵事 王陽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給賜以食。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冒竊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也。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豢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顰蹙曰。此余少年不學。玆聞之。尚有餘慚。子乃以爲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曰。當口憑一時意見揭揭

然爲此置堂卿于何地只此便不仁矣觀陽明先生之存心則知事之中理者政不可不遜順以出之也論語曰愼行其餘其斯意歟至若功過格白文所指一味高己卑人之習氣未除若此之人生平積過必有不淺又非陽明先生之可同論也然觀于陽明先生而益可以知謹矣【附錄】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德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臨審堂官摘其語詢諸囚無不服者釋寃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稱尚書之明陽明先生之自訟者殆必如屠公之善處斯爲合道歟

◎己獨得者秘匿自矜惟恐人及

【增註】見人不知而不以明告則就事言喜己獨知而惟恐同得此就念言【發明】朱子曰驕吝常相靠並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閒

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又曰。驕生於吝。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都識了。却沒詫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先賢抉發。可云洞心刺骨。

◎對人傲氣或盛氣加人。【發明】先輩云。見人須化一氣字。浮氣。客氣。腐氣。道人學氣。一概消除。方爲眞學問。勞曾三曰。人不可無道心。不可作道貌。人不可有世情。亦不可忽世情。夫通世情者。道貌尚不可作。況其爲矜傲乎。【附錄】令狐綯曾以舊事訪于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

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坷終身。溫之言。宜無得罪于相公也。然味其情詞。不免矜傲之色形。而謙婉溫恭之意少。遂致干怒而斥辱。君子接人之詞氣。甚矣其不可無陶鎔也。○賈島負才傲睨。居法乾寺時。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于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于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旣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戶。不得志卒。程琦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忪。可爲負氣者戒矣。

◎爲人勞沾沾自伐。

發明 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徵事 漢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戾太子事。繫。丙吉爲獄

吏擇謹厚女徒保養。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卽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庭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盧奕死節。安祿山使人傳首徇河北諸郡。顏魯公爲平原守。執其人腰斬之。取奕首楷歛以葬。祭哭受弔。德宗朝。公與盧杞不相得。謂杞曰。眞卿禮葬先中丞。時至以舌䑛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耶。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

◎見尊貴人恭不中禮。心懷諂媚者加倍

徵事

浙曹朱浚晦翁先生曾孫。賈似道柄國。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覆士論深歎惜之。○明太祖嘗諭群臣曰。凡在位者。不可凌下。不可諂上。務爲正人。昔寇準作相。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汙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

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悊而起。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微疾。掾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爲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於此

附錄 李文靖公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

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廣義 晁氏客語曰。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字。千古萬今使不盡。○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佳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往焉。李數召公。而數以事辭。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然公處不失和。李莫得致怨。同時諸公莫不被凌誚。而獨未嘗侵公也。公曰。以誠待之耳。

◎率意苟同以附和人。

增註 上條指容貌。此條指言辭。皆近於逢迎以求容者。然祗屬細微小節。志操不堅。忠信不篤。即易犯此二條。非必如小人之曲爲媚悅。至於

喪失其心也。若關係其人德行。無匡救之心。而亦從而苟同之。則爲贊助人惡矣。此處尤當加謹。【參】朱子曰。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徵事】梁祖欲求直言之士。一日憩高柳樹下。梁祖以其大而嘆賞焉。遍視賓客久之。客皆和從而美其大。梁祖徵有笑容。頃之又曰。如此之樹可作車頭。末坐數人對曰。作車頭甚好。梁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何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愚觀以逢迎而取鄙者多矣。甚且至於殺辱。不益宜自愛乎。○鄒南皐曰。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賊身而未嘗有益於世。媚世而未必不害其身。先儒此等言最爲有味。可終身誦志之。【附錄】龍麟洲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

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無辭先生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絶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穉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東坡語病體難禁玉帶圍舉席稱嘆蓋既不拂人意又不失所守可謂風雅不凡○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宏璧爲同年進士安延欵之屬題畫鳩李奮筆題其上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功才人應世有此文筆彌可愛也

◎貴顯自尊失禮於向所相接之人

徵事 上海潘恭定公身爲尚書兄弟四人各以科甲明經出仕二子一爲布政一爲學憲府縣官謁門皆不敢升堂門閥尊榮爲郡邑冠公致仕歸候問隣里雖肩挑脚漢必步至其門入室作揖極其殷勤設酒筵召會隣里肅恭無怠容隣里各以誇示於人

公薨。至有哭拜不能起者。

◎出刻薄語戲侮人

〔徵事〕到洽先世曾以擔糞自給。一日語劉孝綽。吾欲買東隣地以益宅。無奈其主難之。孝綽曰。但多輦糞於其旁以苦之。彼遂遷矣。洽以此深怨焉。孝綽後得罪。竟爲洽所中傷。○黃謙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拖取之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事送法司。其人坐公削籍。過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由。

◎訕笑一老人言

◎待老者一疾聲厲色。

〔徵事〕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其時二公已耆邁矣。楊方弱冠。屢輕侮之。周作好語曰。君莫侮我老。老終輪到君。昂搖首曰。莫與。莫與。免爲人侮。後楊竟

早死。

◎欺一無識【發明】即感應篇所謂謾驀愚人也。解之者云。謾者欺人。驀者怏絕伶俐之貌。夫非伶俐。則必不欺人。而非愚人。則亦莫可用其欺。故欺人之過加之無識者居多。此三過蓋指偶然相戲若故加侮弄。貽以吃虧之端。應照侮弄老幼例記過。【廣義】輕者爲欺。甚者爲侮弄。而侮弄之中。又有甚不甚焉。若至於傷天地之和。結斯人之怨。斯其爲惡。又非尋常記過之可同論也。附誌一事。以見其概云。◎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誘知感曰。聞尊閫髮美。能致之。當爲君免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君。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攬髮剪之。遂獻於劉。而知感竟不免。徭尋歿於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

是歲自然亡後黃家牝驢產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召其妻子識認自然長子曰其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卽是某父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報吾夫也

按此事傷心甚矣豈僅格中兩條之謂然同此欺人侮弄人之情耳

◎失微物向空發罵以傷隣睦。

增註 按事神條又曰失小物呼神呪駡爲五過想加以呼神則其過滋重焉

附錄 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失金盃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誑之曰金盃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謂橙曰盃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盃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善其言

一過　與人同事利害得失人已異情。逐時記過。【增注】此句所包甚廣非必有其迹。僅指獨知之念言。使誠有迹可見。人無不覺之者則又有占便宜之條記過矣【發明】禮記曰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

◎遇小事占便宜。【發明】福壽全書曰。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七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思討便宜。便自壞心地自損陰隲。大失便宜。即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廣義】君子嚴義利之辨。以爲心行至緊之者。秪因財字上已快其有餘人受其不足不能行所無事耳此顏壯其嘉懿錄中語。爲粗淺人言之也。若劉念臺先生之言尤爲精密。謂義利兩者。正人禽分途處也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已之私也人纔爲一已起見便生出許多占便宜心於凡辭受取與出處

死生之際。總無是處。利。利也。名。亦利也。如此勘義利。嚴矣微矣。乃今世人動以君子相稱。亦念孰能免於利之一字也耶。

◎施恩責報【發明】昔人曰積善而望報於天者無福。施恩而求報於人者無德。乃觀功過格。豈惟無德。適以增過。何其嚴也。

◎喜聞人過【徵事】王建曰。余為諸生時。歲考後適有分守道某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挈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分巡公繼至。亦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私訝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輩誌之。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未幾。分守道官至戶部侍郎。子繼登第。分巡公官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言能致禍福耶。巳寫其存心之仁厚與刻薄矣

【附錄】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

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昔賢誠至如此此仁厚之德良足觀法也◎

見人善無欣悅心聞人善無嘉予心 增註 此不過忽畧焉爾耳更有必不肯信人之善者得諸聞則以爲未必能然及若厭人之輕信述之得諸見則以爲偶然且以爲勉强斯則不但忽畧直是刻薄性成劒掃集云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人有

不如意處不諒其才力不及求備不已 發明 呂叔簡曰我益智人

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也

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人待己有小失沾沾介意必報答者另加過【增】小怨與小失有別。怨者傷心。失者偶過。怨且宜忘。而介意於小失。眞淺夫也【徵事】徐公晞由吏胥起家。遷兵部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吏胥謾罵。意在公。公不爲動。後主事歿。公爲棺殮送歸。官至兵部尚書。先哲鄧文潔諸公。每稱其事以勸人。○仁宗時。文彥博爲首相。時張貴妃有寵。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御史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奇錦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帝怒甚。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死且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

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至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蔡襄趨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自是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彥博亦罷後彥博復相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杜祁公衍少孤前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頭爲傷出血數升其姑醫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能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及貴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兄追悔前過公反解之毫無怨意待繼父昆弟亦盡道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公之厚道可謂誠篤矣

○周濂溪判合州時趙清獻爲監司中先入語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後判虔州趙亦守虔熟察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畧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熈甯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魏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黄陶菴曰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此蓋涵蓄深沉此濂溪之所以自得也剛褊躁露此荆公之所以速敗也

○已所不及暗生嫉妬一念一過

【發明】王耐軒曰以言譏人

取禍之端。君子存心天理。則心平而氣和。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也。見人富貴則忮之。見人聲名則嫉之。忮之嫉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是故君子貴養心焉。○耐軒又曰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存。而心無頃刻之樂。妙哉斯言。我心無頃刻之樂。我自不愛用。彼何與焉。嫉妬人者。可以反矣。

◎愛憎人偶以狥私偏向。見諸言事另記過。若所愛所憎大與公道乖違。加五倍。

【發明】耿天臺先生駐泗校士。筮仕爲理者數輩來謁。先生語之曰。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爲喜。日皥皥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

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或庶幾乎。

廣義 好惡之難。以人不能無私也。高子勘好惡法所舉三言曰。只在意見上異同。軀殼上通礙。交遊上生熟。狥私之弊。只此三言。誠勘盡矣。乃吾因白文戒詞中解狥私兩字。則豈惟戒其狥已。又當戒其狥人。蓋惟憑已見。固屬偏私。輕信人言。亦為鹵莽。聖人有云。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固知愛憎無偏之甚難也。豈僅以一已之無成心。遂為公好公惡哉。敢誌一事於此。○湖州張莊僖公掌臺篆。為給事中魏時亮所劾。致仕去。魏新進。未知張之素。乃張之親吳。托張求吏部不得。怨張

而揭之魏者張既去衆知所自來吳考察奪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席莊信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郄魏聞之引見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尊公終身爲恨今乃得補過遂薦入臺

◎一易爲事必逸已以勞人 **附錄** 宋太宗一日作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旣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恬不加責○漢高祖手勅太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況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倩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受託一小事忽畧 **發明** 朱子曰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着緊但才見是外人事便是不如已事大段緩了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不知不覺如水流注下去其端甚微

宜是要省察。

◎與人共一事。入則使乖暗取。出則故令人多。

五十錢以內爲一過。富者倍論。【徵事】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及開船。忽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倉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物。士衡手自封識。無一失者。共事使乖。盡鑒於此。至若貪財罔利。如白文所云。人品汚下。蓋不足掛齒頰矣。奈何以乖巧之性。而若是其誤用乎。

◎侵用人財物。

百錢一過。【附錄】曹彬嘗爲周世宗掌茶酒。藝祖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與。自沽酒以飲藝祖。藝祖嘆重之。蓋事極尋常。而立心之誠。深足慕矣。

◎他人寄託之物。漫易視之。致有汚損。【發明】

事雖細微。然驗恕之方。正在於此。先儒謂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的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自大賢而下。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必令私意無所容。全在勉强以推之也。

◎**見人憂驚漠不爲念。**反生暢快。或更增其憂加十倍

【廣義】人之憂。人之驚。一體相關。安能無動於中。不特此也。人之疾厄。人之喪亡。人之寃憤。無在不足感惻其有漠然者。非情矣。乃更有因而圖利焉。以是爲欣然得意者。肺腸眞何若也。【附錄】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遣焉。如此厚德。固難概期。◎吾重嫉夫乘機圖利者。盍亦觀於此而感興乎。

見人置物足慮漫然不顧。【附錄】杭州酒家率以燒鵝飼客門有懸鵝毒蛇旋繞入腹一行道人見之私計曰人若食此必毒死矣乃向酒家買此鵝囊錢不足因貸酒隣之相識者買之陰埋隣之隙地而得金焉酒家與隣並爭之曰是我所埋金也其訴於巴巡道巴訊得情乃嘆曰一念之善天報若響汝奈何欲逆天也杖酒家與隣人而以金歸買鵝者。

◎見一失誤不與明言。【附錄】胡宿為湖州守時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數千緡及去僚佐共以為言宿誚曰君輩佐滕侯苟有過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既去而非之乎潘鱗長曰只陰拱以觀四字曲盡小人面譽背毀之態按此條白文與滕侯事不類愚正欲假陰拱以觀一語以為儆見忠厚君子必無犯此也

◎見人有心叩問可答

不卽答。發明聖賢與人。隨在無忽。所謂察言觀色也。有問不卽答。或者繫心他處。偶然之誤。然不免於簡忽人矣。由此推之。交接時可或不小心敬慎乎。

◎見人有呼喚可接應者不爲接應。若喚自已不肯應加二倍。待尊長比平人又加二倍。

◎見庸等人無引誘心有自矜心。發明引誘心。卽與人爲善心也。見他人之未識夫善。未依於善。而卽爲饜然難安。若必欲進之善而後愉快。是乃所謂萬物一體也。縱令情睽機格。而此心則不容已。若夷然以卑鄙視之。一味擡高大已。則品節雖能異人。而私心未除。不足以語聖賢之學也。○黃陶菴先生寄弟書云。近來意味甚襍。皆因終日塵中打滾。自然多走失處。又胸中橫着一箇矜字。眼見他人品骨不如我。議論不如我。意思識見不如我。

便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見種田人不念其勞。視爲微賤可輕。○

發明 人類之所以資養而得生者。惟賴此農夫以給之。故農之事最貴。農之功最宏。荀子有云。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可知天下所重惟農。雖以天子之貴。亦必親習其事。而不敢忘艱難之心。乃今浮薄者流。豐衣美食。全不念其所自出。見霑體塗足之人。輒若卑微無足重輕。亦曾反思一已。戴天履地。此農人孰爲有功也乎。故凡不爲農者。皆當有憫農之情。尤當有重農之念。苟無所以惠及於農者。而安享其食。其何能自安也。而矧敢輕之哉。

○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自古貴農務本之論。數語可以渾該矣徵事明太祖嘗命左右導世子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亦嘗知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衣不過練裙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出其中。故令汝知之。欲令汝常念農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迫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又嘗駕幸鍾山。時方五月天炎。上由獨龍岡。步至滄化門。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夫農為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一嘗憫念之乎。故洪武之朝。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絹。愚按是法也。本古

先聖王之意。古先聖王俊秀之升只於農間求之。而爲商者不與。卿大夫士。常與農民相習。而商則遠之。是所謂法良而意美也。以今天下觀之。莫輕於農。莫賤於農。其亦可慨也夫。【附錄】劉子曰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堯湯之時。遭九年洪水。七年大旱。不聞飢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也。夫螟蝗秋生而秋死。一時爲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蝗亦甚矣。不爲農而又無以惠農。請誦斯言。可以惕然汗下。【廣義】吳仲楦曰天下皆知農之可貴。而不知農更可美。貴者貴其有利於世。美者美其無惡於身。蓋人之惡。生於妄求。抑又生於逸遊。農無妄求之惡。固已。而克免逸遊之惡者。尤無如農。無論其三時在田。勤苦不已。即服田之暇。必有所爲。或索綯治屨。

或春揄米穀或佐其婦紡織風雨寒暑無間葢其念慮只知有室家相聚饔飧是謀心有所係而不分筋骸亦有所束而不散緩無待有心為善而一日之間惡自無有此為農之深可美也舍農而外有如士無聖賢工夫則何時非暇逸放縱之時非淫慾橫生卽濫晉雜務或為樗蒲或為飲食會宴以其閒暇無事有不能自禁也至若商賈之流宜非無所事事者矣然終是忙時少而暇時多吾見三吳之列肆者嘗支頤瞌睡流覽淫書或偶博奕消遣又或群聚戲謔談論短長探刺時事神蕩而心馳閒則必然其安能若農之凝聚無他營也故近善少惡惟農最眞醇可美

昔有激言之者曰今之天下不致於人類滅絕者幸賴此幾百耕田之農在天地間庶幾眞氣常留耳以吾思之實非矯語願以此大聲呼告天下之輕農者

◎輕忽一貧弱人。【增註】此葢就其意念而言。下又有忽畧儀文。當另自論過。【徵事】翟林嘗送程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佛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諾。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龜山聞而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於人也。從可見矣。夫仁敬誠之心。人孰不具。惟君子能養之於至微。充之於盡量。前言往行。深宜銘佩也。【廣義】方善長曰。舉世皆勢利之塲。其見夫貧者。朴訥者。貌陋者。不期而輕忽之。初不料其有翻騰變化之日也。及其得勢。則又不期而趨奉之。豈知倨於前而恭於後。正有大不堪爲情者。昔有人以微時受侮。既貴設宴。授意梨園。扮爲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又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

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滿面羞。梨園洵善刺人哉。此雖未離勢利之見。正當識勢利場中。尤不敢漫然輕忽人也。○孝廉朱道行主京師丁伯原家。有周奎者貧甚。其母與丁中表戚。為丁監廚。奎時候母。丁內外皆呼為四官人。然厭奎亟至。意在得食。戲侮之。朱孝廉獨心憐焉。常私食奎。奎感甚。奎有二子。貌寢陋。間一來。丁奴使之。孝廉命之坐。跼蹐謝不敢。未幾。奎有女選為信王妃。信王踐祚。改元崇禎。冊信妃為皇后。奎進封嘉定伯。諸子一品蟒玉。甲第高華。貲巨萬。常寄語人。念朱先生不忘。人固不可輕哉。○又觀一事。見待人接物。隨在宜謙和謹厚。使人感悅。常自獲益。使人恚怒。適自貽禍。不可不知。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買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數因事謾罵舟人。應期獨

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舟人。皆讚美應期爲長者難遇。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又謾罵之。欲加以鞭。舟人擁應期坐樹下曰。公長者不敢犯執同舟者搒掠之。數其妄自尊大。凌賤人無道獨存應期槖諸人裝盡刼焉。夫刼盜者。必其素習。當不因謾罵而忽生心。不得卽指此爲招禍。然如陸之謹厚。便足以悅服人。是故待人。甯使人感。毋使人恚。亦防禍之一端也。

◎貧賤忽畧貴人。

【發明】賤遇貴。不可諂媚之。不可欣豔之。然論其分。則當有以尊敬之也。不覯聖人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乎。若其人品行寔可鄙賤。不在此例。然落落不親則有之。傲慢之意。終不可施也。孔子之待陽貨。有成模矣。

【徵事】稽康放誕無禮。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

◎不學謙退專好上人

【發明】勞曾三曰。凡人病根。在於傲之一字。種種惡業。俱是傲然不肯相下之心所致也。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只一傲字。便是萬惡種子。古來灑掃應對奉几侍立。不過要消除子弟之雄心猛氣。使之覥向人。微歷觀聖賢無不欿然若虛。惟恐稍有上人之意。夫子所云慮以下人。正與人接物之要語也。【增註】細繹此條。與見人傲氣一條。又有別。儘有並不傲氣而好上人之心。隱伏於中。或負其家勢之隆。或負其才幹之異。內念自尊。即一束帖稱呼。而謙遜殊有難色。此亦俗情之甚不可解者也。傲氣其易見者。勘到好上人之意則敬謹工夫益深矣。如此細別。乃為精讀功過格者。【附錄】吳興李公樂嘗自述云。少叅丁靜吾

為諸生時。曾有延不佞為師之意。不果。越二十餘年。予與靜吾俱官兩司。一日范巡按繼川臨湖。予兩人同謁之。坐於客廳。靜吾不肯並坐。予强之。靜吾曰。先年雖不及師。先生。然此念已發。今日何敢並坐。憲公之謙謙。眞有古風。予元薦亦登甲科。○袁了凡先生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辨。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卽天地鬼神猶將祐之。豈有不發

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巳歛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余入覲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寔肆者以歛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廣義]

袁氏世範曰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

者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歉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以君子而偶罹其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召致之耳

◎人無他意好爲深心億逆

增註 須知億逆與觀察有別人亦安能若聖人無心物來自照故愼密者恒留意於觀察一以識人之是非一以善巳之言行此其功誠不可巳也然亦祇是因物察物非有所私心猜疑於其閒若意中預設一疑人之見於人之一言一行必測想其不能無私勞勞焉伏匿闚伺不勝機械夫安知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是葢滿腔私欲而誠意消亡朱子所謂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正此人也故能察人者必毋爲深刻不能察人者甯使過於眞誠億逆之念其壞心術者不淺也

附錄 呂大防蘇轍欲引用楊畏范純仁言其奸呂曰君毋以爲

畏所彈。故憾之乎。蘇卽從旁誦彈文。范愕然不敢諍。大防竟超遷楊畏爲禮部侍郎。且密約其助已。楊畏首叛大防。未幾呂蘇罷去。將加重譴。純仁力救之。轍始嘆曰。公佛地中人。

◎人未親已

強爲迎合。發明薛文清曰。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耻。○又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巳合。不可急與之合。○又曰。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又曰。人不謀諸已。而強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笑謔辱人

求勝。增註戲謔已於言語條記過。此之過則又以求勝於人而加論之。須看一求字。只指念言。若果勝之。又將加記。且更有啓侮召禍之慮也。廣義笑謔爲害。豈僅在於辱人。更有不知不覺中人隱微。遂成

大槩者。一言之間。本出無心。而令人刺骨。謹於交接者。不可不切戒也。附誌一事爲鑒焉。○昔劉邠劉恕同在館中。邠一日問恕曰。聞君前日冒雨往州西。何耶。恕曰。丁君聞冷。故訪之耳。邠戲謂曰。丁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請耶。恕遂懷忿。至不能解。異日邠方知果有干求。彼時誤中其諱耳。

◎故意戲弄人以爲笑謔。

附錄 劉念臺先生示學者塾規有云。學者時查已過。力矯浮薄之態。務以敦厚溫恭爲載道之器。

◎嘲笑人體相。

徵事 王介甫晉江饒氏甥也。舅以介甫膚如蛇皮。輕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售耶。介甫登進士。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晉江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舅慚沮。○孫文懿公貌寢。嘗赴京試。詣縣求乾照。賣田。縣令李昭言戲曰。似

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未幾判審官時昭言方以遜人赴調一見大慙遂解綬歸○侯元功貌陋形鄙初預鄉薦人以年高貌陋不之敬輕薄作紙鳶畫其形於上引線放之元功適見乃大笑作臨江仙詞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浮雲撥盡日輪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

◎戲笑一貧人不堪爲情處○【增註】如自己華服貧人敝袍自己肉食貧人粗糲自己妻妾貧人尚未能娶種種較量正其難爲情處忠厚者未有不加之憐憫矣況敢戲笑之乎

【廣義】愚意貧人以憤激之情訕笑富貴者應同論蓋即格中所謂暗生妬嫉念也念固爲過言又宜加過

◎入喪家笑謔一次一過【發明】曲禮

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徵事】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有喪公言彼方悲哭而我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始召客也◎

受人一飲食饋問嫌微薄言另加過【發明】或出於先施者方將感惠不已而有不足之心是爲貪或出於來報者亦見情誼不失而有較量之意是爲鄙貪者艮心盡泯無所容其責備鄙者累行寔深必當廣其胸襟○沈龍江論交際之道曰禮尚往來雖本人情君子有施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不必過責望於人近聞鄉俗之人有一桃一李必求相稱者甚爲可鄙世豈有操券以行禮者乎惟受人之施力能爲報而自處鄙薄失禮者亦無怪乎人之責之也○陳仲昭曰親朋貴有往來者蓋恐其隔絕相忘也故一菓一蔬亦見來者之雅意聊以將通

問之誠。何所不可。乃流俗浮靡。競尚豐厚。尋常之禮。視若渺忽。致有貧人惟恐不當意而揭逋典衣以從事者。余謂富施於貧。徒於口腹之物而豐厚之。適以導侈。何有寔益。貧答夫富。則若是其艱窘。薄俗為害。無往不可慨嘆也。○沈先生曰。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尚不過三分五分。以至一錢。亦有携盒酒舉賀者。有三五相約。共一盒酒者。然猶酒不過一壺。盒中物不過小菓小菜叁五品。酬酢既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修儀。主不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日盛。有因而廢家廢禮者。有較量往來厚薄。寖成讐怨者。有習為套儀。明示相欺者。風俗薄惡。何所終極。**徵事**趙司成永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為贄。司成

曰怕二方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奈不能辦何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曾公度家無他物躊躕良久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西涯先生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唱和而罷

○海忠介公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南臯以青蚨三十文八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廣義

李文節曰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真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寧令人怪毋令人笑

沈先生曰人家稍能度日即不務本業到處人情三錢五錢時常湊辦其爲苦累十倍征徭得之艱難費

之條忽亦何懸也。曹靖修先生家規有云。親嫺餽送。切不可過奢。防其難繼。歷覩前賢之論。則知嫌微薄者。固爲俗腸。懼人之嫌而勉强徇俗者。亦非明識。

◎負一約。【增註】不負約之道。須於未約之前。細加審量。可許則許。相約之時。叮嚀着寔。旣約之後。牢記在心。勿以一時適便。虛人願望。然此特就處事言耳。至還財一節。尤易負約。不可謂非過。君子不宜自恕也。

◎偶以過誤損人器物。不卽賠償。○償重不肯償者。准負人財論。若貧不能償。免過。【增註】又或有隱然誤損。而不卽明告。則不僅以不肯償爲過。尚當循行誼條小失不肯明認之例。另爲過也。蓋事雖微。而常致主人誤疑廝役。輾轉以滋咒罵。則積罪愆者非細耳。【徵事】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乃駐馬待

曰訪不至酬値而去[廣義]愚謂亦有欲償而受者不願以情理揆之則又不妨通融非以犯過爲惧而堅執必償之說也知義者當不以鄙見爲謬◎**沉滯一人書信竊人私柬者**加倍[發明]勞曾三曰殷羨爲豫章大守都人士致書百餘函附行李次石頭悉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後人以孤高許之余謂此是天地間最薄情人一致書細事尚爾負人安望其托妻寄子哉厥後其子殷浩咄咄書空遂有空函之舉不須假手他人而自浮沉其書則天之報施亦云巧矣嗟乎今又有一種浮薄子偷看家書慣拆私牘或以資談柄或以雪私讎視浮沉其書者其報應更當何如也◎**共人飲食無讓心待老者加倍**[發明]禮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已**

不可食者推與人食。

附錄 庾亮乘馬有的盧。相馬經所云妨主者也。或語令賣去。庾曰。賣之必有買者。甯有已所不安。而移之人哉。卒留之。

◎待人適意忽略儀文

發明 先儒論人與禽獸之別。惟此禮文為重。檢束稍弛。即流於傲慢蕩逸。不成人類。蓋若是其嚴之也。今按忽畧儀文。其端有二。一則因其卑賤。不致謙恭。是為輕人。一則過託相知。無所矜慎。是為慢己。要之輕人都由慢己而出。且對相知而簡忽。往往不能保其交之善終。未始非所以輕人也

徵事 文中子傳稱其居家雖孩孺。不狎。其使人也雖僮僕。必斂容 ○語類載朱文公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咨

議。亦令少待。其敬恭不失也如是。

◎群衆中不周察人情觸人所諱。

發明 語云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又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正防於交接時觸禍機也。與人晤談。須加矜愼。其發明詳於言語條中。宜細讀之。昔有人爲人講事。偶云譬如衣服亦須稱身。本無心之談。不意座中先世有爲裁縫者。以此含怒焉。言語傷人。如此類者甚多。不可稍忽意也。

徵事 嘉禾葉春嘗爲府椽。後仕至參議宣德中。與大理少卿熊槩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槩痛笞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諸兄當勉某昔在此喫了多少打罵。槩大赧。蓋忘葉之爲吏也。

廣義 人之所諱。不可觸之。此一說也。既受人觸。亦有無害其爲不諱者。如始則賤微。今已改觀。正足見其傑出。始則猶惡。今已易行。正足見其能

修又何事於必諱之也附誌二事欲使人開廣其見勿因觸諱而遽生忿怒斯得耳○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常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狄武襄靑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勑靑傅藥除之靑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人有偶誤不進婉詞遽變色而爭觸人之怒

徵事 呂晉伯拜寶文閣直學士馬涓以進士擧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官則不可因勉以修身爲己之學臨政治民之要涓乃自以爲得師焉韓持國知潁州査彥以狀元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厲聲曰狀元無官

耶。自後當改呼簽判彥終身銜之。潘鱗長曰。合二事觀之。君子之出詞吐氣。宜和平。不宜峻厲。和平則理明。而聽者快心。峻厲則氣激。而聽者逆耳。夫二事一體也。一以平氣迎人而人師之。一以厲色叱人而人銜之。可見盛氣難以服人。和衷易以率物。故調和心氣乃應世接物第一著工夫。○楊復所先生曰。凡人正當議論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是增人之過也。待氣平時。方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冀改。有愛人之心者。不可不三復斯言。附錄陳幾亭曰。朋友議論間。或有僻見一時難破者。苟未至於大畔。未至於害人。姑且聽之。別處義理大段分明此僻自解。若當時辨論不休。或傷交情無資啓悟。○朱夫子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

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讐敵。無復少長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讐敵。亦何至此。王文成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旁覩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見責於人不能恬受忿色起辨。** 徵事

呂榮公熙甯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楶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神色怡然。未嘗少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漢文帝嘗對馮唐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唐曰。陛

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乃曰，公何以知我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云云。上，卽日赦魏尚，遷唐。稱天子能受言若此，良可風也。【廣義】朱子童蒙訓曰，凡父兄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後却徐徐細意條陳，則無傷忤。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與人叩問應答，無端暴聲厲色。

【發明】犯此條者，非傲惰其人，則或別有煩懣，並非有心，而乖戾輒形，亦不自覺其爲拂逆人也。不必暴性者有此，尋常適意，以是相加者，比比然矣。溫恭儉讓之教範，可無陶鎔服習也乎。【附錄】鄧文潔公與客坐語，偶有齟齬者，卽自省曰，吾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顏。嘗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

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起。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性度沖抑。以德感人。為南京大司成。嘗示諸生曰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也。亦豈不欲非諸生。懼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諸生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

○他人未嘗有謬。輕率指之為謬。

附錄 劉元城嘗言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司馬文正公畧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術有異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凡人有善有惡。若不師其善而并以為惡。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宏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盧杞。大奸如王莽。則人不信。蓋以其

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聽人言未竟其詞遽入己說。【徵事】宋蹇脩先生度量雅遠。不卞急。對賓客語。廣喩曲引。娓娓不休。客方語。拱手。聽。勿語也。畢。乃後語。此可為法矣。

◎向人唾吐。【增註】此亦所謂適意也。似可統於待人忽畧之中。而特抽出言之。以其所失尤為細微。而人輒易犯耳。推其類實有非一端之足盡者。【廣義】翁子安曰。嘗因失儀之言。而慨今人暴慢之多也。不矜細行。動成惡習。畧舉其最微者。如翻亂人書籍。不歸本所。如以唾涕穢惡。及爪甲污染。輒塗抹門壁桌椅等。如噴唾彈酒不擇地。甚或污及同行坐人。如飲食以骨甲皮核等。輒縱橫擲地下。如着木屐及釘鞋等。踏人室中。兼踏檻壁。

如托熟輒入人退居客室。如移動人室中什物。如戲匿人書籍玩器等物。如臨人几案。輒取筆塗寫於紙、及几硯。以上數端。雖威儀之末。習慣者恬不知怪。然貽累取憎正復不淺。至德始於幾微。可不戒哉。◎

入人戶意欲窺見人閨室。 發明 曲禮曰。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註謂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視瞻而不可迴轉。嫌於犯人之私也。◎

入人戶將近內不揚聲。 發明 曲禮曰。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曲體人情。斯以合禮。◎

暗中遇人不揚聲。 發明 恐其驚人。兼防人之觸巳。

終

